

人間之獸

K247.91

B14

中國國民黨中央特種部
軍事委員會中堂
圖書室

編者 起
行印社版出立

人 獸 之 間

Eugene Brieux 著

包 起 權 編

獨 立 出 版 社

人獸之間

(興幕劇)

凡：(以出場先後爲序)

何夫人——何國棟之妻，三十九歲。

何萍——其女，二十歲。

何國棟——當地法院首席檢察官，四十歲。

李媽——何宅女僕。

周培利——偽檢察官，三十二歲。

王哲人——偽法官，三十歲。

王夫人——其妻，二十六歲。

曹慶平——偽檢察官，三十二歲。

吳謙之——偽法官，六十歲。

楊國華——何國棟的代理，二十八歲。

江書記——偽書記官，二十五歲。

王貴——偽法院工役。

高士遠——劣紳，五十四歲。

人獸之間

人獸之間

偽法警長

甄名——趙福根的律師。

張老三——證人。

趙福根——錄匪犯，三十歲。

偽法警——甲乙二人。

趙王氏——趙福根之妻，二十七歲。

趙母——趙福根之母，五十歲。

審判長——偽刑庭審判長。

會計長——偽司法院科長。

地：

離南京不遠的一個地方。

時：

抗戰時期。

第一幕

何宅客廳，陳設簡單，雅緻。

這裏有兩個門：牆內室的，到外面的；中間有窗，窗簾是綠色的。掛着照片。客廳裏放着一桌籐席，何夫人正在那兒坐着，何萍小姐帶着跳的從裏面出來。

何萍 媽，爸爸回來了。

何妻 在那兒？

何萍 在裏面換衣服。

何妻 那個日本人的案子怎麼樣？

何萍 爸爸沒有說。

何妻 你手裏拿的甚麼？

何萍 曉報。

何妻 有甚麼消息？

何萍 媽，好消息。日本三次進攻長沙，又給我們的軍隊打潰了；這兒的報紙都登了他們

進攻長沙的消息，鬼子這一次的損失，我看才不輕呢！

何妻 是嗎？這太好了！我們在淪陷區的人天天都盼望着中國打勝武呢。

何萍 媽，還有一個……

何妻 還有甚麼？

何萍 還有一個治安可不怎麼好。

何妻 是甚麼消息？

何萍 還不是那個日本人的案子。

何妻 報上怎麼說？

何萍 報上都怪爸爸不好，說他不負責任，好像凶手捉不到手，都是爸爸有意不追究的。

何妻 媽，您說氣不氣人！

何萍 野村那個日本鬼是甚麼好東西，儘任這鬼欺侮我們的老百姓，還不該遭人暗殺嗎？

何妻 可是輿論不這麼說，媽。

何萍 輿論，你太看得起他們了。在鬼子佔領的地方，壓根兒就沒有輿論？

何妻 媽，……我不說，您耍怪我的。

何萍 孩子，你說好了，有甚麼事？

何妻 媽，我難過極了！我們堂堂中國人，爲甚麼在這兒做敵人和漢奸的順民？像爸爸那

樣能幹的人，還怕沒有事做，定要呆在這兒做偽組織的官嗎？我真不懂了！

何萍 何況，你年紀太輕，有許多事，媽媽還不能告訴你。

何萍 媽，您一定瞞了我甚麼事？

何妻 好孩子，你不要多問了。總而言之，你的爸爸不是漢奸。

何萍 那麼爸爸爲甚麼在這兒做官呢？

何妻 你以後自然會知道的，會問得你的爸爸的。

何萍 說起這地方的人，我厭恨，他們簡直一點骨氣都沒有！

何妻 是的，他們儘在幹着一些遺臭萬年的事！

何萍 （切齒）我要把那些漢奸殺盡絕才好！

何妻 所以你的爸爸怎麼能夠離開此地。

何萍 （嚙齶）怎麼，爸爸真要離開這兒的漢奸嗎？

何妻 萍兒，是的。

何萍 我這才明白了，早幾天，爸爸偷偷放走的那些人，一定是游擊隊。

何妻 快別說，這可不是隨便說着玩的。

何萍 是的，我要敬愛我的爸爸！……媽，今晚上請的客人是一些誰？

何妻 還不是你爸爸法院裏的幾個同事。

何萍 （看請客單）王吉人，王太太，曹檢察官，……這些人，望了就叫厭！媽，我們幹嗎老是請他們啊？

何妻 這也是沒有辦法。你在這兒做官，你就得照 把人事先應付好，不然的話，你在

公事上就辦不通，得處處碰釘子了。

何萍 糟透了，原來偽組織的官場是這個樣子！

何妻 （嘆）唉！我們不知道那一年才能重見天日呢！

何萍 媽，我倒有個辦法，我們乘早離開此地，到我們自己的後方去，好不好？

何妻 可是你的爸爸不離開這兒，我們也不能走。

何萍 媽，您不知道吧，爸爸要升官了，到南京去，這是真的嗎？

何妻 我倒沒有聽說，怕是謠言吧。

何萍 這消息要是真的，爸爸究竟到不到南京去？

何妻 我是不贊成他去的。南京比這兒要危險得多，去了也辦不了甚麼事，白去的。

何萍 是的，要是鬼子叫一個浪人來保護你就糟了。你心裏明知他來監視你的，你敢拒絕嗎？那些做漢奸的連日本浪人整天押到東押到西的沒有一點自由，真是自討苦

吃！

何妻 萍，你又忘了我的話了。

何萍 媽，我留神了。……爸爸怎麼辦，報紙都攻擊他，我真是擔心極了！

（何國棟從裏面出來）

何華姐，爸爸來了。

何妻 萍兒，你到廚房裏去看看吧，菜準備，怎麼樣了。

何萍 媽，我就去（下）

何妻 國棟，那個日本人的案子，判決了沒有？

國棟 還沒有，現在正在審理。

何妻 那麼你怎麼回來了？

國棟 邊明輝楊進生在代理我。

何妻 那楊進生怎麼要殺，是凶手嗎？

國棟 不是，他一番犯罪的證據都沒有，還得釋放。

何妻 凶手逃到那裏去了呢，真是急人。

國棟 可不是嗎？

何妻 我看滿檢察官一定不在好好的辦，在敷衍你。

國棟 那不會的，這是他的責任。

何妻 人家不做你那樣負責任，不然的話，中國早就強了。你還是別管他的好。

國棟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輕聲）淑，中央今天打了一個電報給我。

何妻 中央？

國棟 是的，宣農可惡的。

何妻 有甚要緊的事？

國棟 （想了一下，決心地）：這件事我決不原諒他，他應當受懲。

何妻 這件事怕不容易辦吧？

國棟 是的。

何妻 你不能不辦嗎？

國棟 那不成，國家發給我的命令，我們沒有第二句話，只有服從，就是犧牲性命也應該去完成的。

何妻 國棟，你是拿了鎊子去擄石頭，我替你擔心極了。

國棟 你是說：我躲在敵人的後方，拿了條粗糙的官職做幌子，給中央刺探敵情這件事嗎？

何妻 是的，你太冒險了。你爲國出力，我是沒有不贊成的。可是你何必檢着最危險的幹呢！要是走了一點風聲，鬼子就會槍……

國棟 槍斃我，沒有那麼容易。我何國棟要是貪生怕死，也不到這「虎口」裏來了！我何國棟真是利欲薰心，也早做了漢奸了！

何妻 國棟，我是敬愛你的。可是我的意思，我們不如國棟自己的後方，後方不是有更多

的總會等着你去努力嗎？

國棟 你的話果然是不錯，可是大家帶同你一樣的想法，都往後方跑，那麼在這敵人的後方，又有誰來想當刺探敵情，揭發敵人的工作呢？叔，你也不了解我！

何妻 國棟，我來了解你的。

國棟 那麼在這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我們更應一致站在抗戰復士的大纛之下，奮鬥到底！

何妻 國棟，我也要跟你一樣，誓必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國棟 叔，你這才是我的伴侶，我的同志。

何妻 國棟，你看了晚報沒有？

國棟 還沒有，是不是有人攻擊我？

何妻 是的，你怎麼知道的？

國棟 這材料不到嗎？

何妻 那為甚麼？

國棟 死了一隻日本狗，還把這些漢奸愈撞了，現在死了一個日本人，又是被人暗殺的，還不把他們嚇得屁屎直流嗎？

何妻 國棟，他們都攻擊你，說你不盡責任。

不盡責任，難道我應該做一個理想家，硬說他是凶手嗎？唉！野村是甚麼那東西，仗着他狡猾者的身份，開大煙館，販賣白面，放印子錢，那一件壞事也沒有份兒。

現在他這人而殺，這才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

何妻 法寧罵着他這個人幾箇手，倒罷了！

國棟 我總有一天叫他們逃不了我的手！（握拳張目）

何妻 國棟，別這麼興奮，小心這是甚麼地方！

國棟 沒有人聽見吧，淑？（目光本能地在屋裏打了一轉）

何妻 沒有。

國棟 這頑民的生活，比牛馬還不如，真不是人過的呢！

（李媽拿着包袱進來）

李媽 太太，這包袱放在那兒呢？

何妻 包袱？

李媽 您早晨給箱子裏拿出來叫我去隨的。

何妻 啊，……你放到我的房裏去。

李媽 是。（領進去）

何妻 李媽，拿來，我自己去放。

李媽 是，太太。（放下舊襪，下）

國棟 這包袱裏面是甚麼？

何妻 （打開包袱）你看這是甚麼？

國棟 哦，一件法官穿的袍子！……這是以前抗賊以前穿的。

何妻 是的，你的記憶倒不錯！

國棟 我說世界上只有一種人的記憶最壞！

何妻 那一種人？

國棟 漢奸！你看你們把祖宗祖國一古腦兒都忘記了！……你把這件袍子藏起來吧，別使我

看了難過。……哦，不知道這袍子還合身不？

何妻 不穿不合身的，你試試看。（給他穿上）

國棟 啊，怎麼大了許多？

何妻 看你抗戰這幾年來瘦多了！

國棟 我不做漢奸，不攬國難財，怎麼會胖呢？

（何萍從裏面出來）

國棟 （聽到背後的聲音）誰？

何萍 爸爸，我。

入職之關

國棟 你這孩子，把我嚇了一跳！

何萍 爸爸，您是升了官了……

國棟 快別胡說！你去把門扣上。

何萍 （去開了門）爸，您這是幹甚麼啊？

國棟 沒有事……

何萍 媽，您看爸爸穿了這件袍子格外的好看，莊嚴極了！

何妻 可不是那樣！

國棟 是嗎？（欣然，演講地）。諸位先生，諸位女士，我要用神聖的法律，來

的秩序，大憲的安甯。不論甚麼人有了違法的行爲，就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
說：違反民事法律的，就要賠償損失；違反刑事法律的，就要受到刑罰……

何萍 編，爸爸好像在演戲呢！

國棟 你這孩子！（將袍子脫下，交還其妻）。淑，你把它藏起來吧。等抗戰勝利了再穿。

何妻 （把袍子包好）哦，……好像有人叫門，萍兒。

何萍 是的，我也聽到了。

何妻 萍，你快拿到我房裏去放好。

何萍 是。（她拿了包袱，預備進去）。

何妻 君兒……

何妻 媽，甚麼事？

何妻 你再放……

（萍驟着出去李媽自外門進來，手裏拿着一捲紙）。

李媽 先生、才送來的。

國棟 誰送來的？

李媽 不知道，那個人把東西藏在這兒，就匆匆的跑了。（下）

國棟 奇怪，這是甚麼東西！（拆，小心地）。啊，一份日文報紙！

何妻 這是甚麼意思？

國棟 你若這裏還用紅筆圍着，……

何妻 啊，你看，這是你的名字……

國棟 （唸）「何國棟簡直是個叛徒」——罵我叛徒

何妻 你看日本報紙都攻擊你，怎麼辦呢？

國棟 他們想嚇我，我怕嗎？（擲紙在地）

何妻 你還是謹慎一點的好，國棟！

（李媽進來報告）

人獸之間

李媽 先生，太太，周培初周檢察官到。

國棟 請進來。

李媽 是。(下)

何妻 客人來了，我去看看來。

(何夫人下，半晌，李媽引周培初進來)。

李媽 周檢察官來呀。(下)

培初 何首席檢察官，您好啊！

國棟 請坐請坐。

培初 野村那件案子，真對不起，囚手至今還沒有捉到。

國棟 慢慢的一定會水落石出的。

培初 現在外面的情形壞極了，誰都攻擊我們，我們成了衆矢之的了。

國棟 我們只要對於我們的職務問心無愧，甚麼閒話，我們都不用管。

培初 首席檢察官，(吞吞吐吐地)我的心臟病近來又發作了，得好好的休養一下，醫生

說的。野村那件案子，您是好另外派人去辦。我很感激您的。

國棟 周檢察官，您是熟手，我看還是您一手到底吧。

培初 我倒不是有意推諉，我這次一連抓了三個有嫌疑的難民，都是處狂的，我還能不引

答自誤嗎？

國棟 失敗是成功的之母，您也不必灰心。

培初 我再也不敢不聽我的勇氣來了，首飾被察了不勝悲憤，這日本人的妻子，我恨的是吃虧不好好。

國棟 您這句話可就不對了，這不是討好不當好誰的問題。我們身為法官，我們就有這個義務，把案子弄個明白，弄個水落石出。

培初 可是野村這件案子，上面追得緊，輿論又攻擊我們，真是不好辦。這個責任，我實在担当不起，請您原諒！

國棟 原來您是怕負責任，那麼我也不敢勉勵您了！

培初 好極了！好極了！（從公事皮包內抽出一宗文件）這就是野村暗殺案的卷宗，請您點一點。

國棟 （接過文件，放在桌上）。不超點了，我還不相信您嗎？總檢察官，你的病回去得

培初 好好的調養，還有你的胆量也應該再鍛鍊鍛鍊！

國棟 是的，是的。（裝着笑臉）首席檢察官，我得先走一步。

培初 怎麼，您不在這裏吃晚飯，還有應酬嗎？

國棟 對不起，我還得回家去吃藥，謝謝，謝謝！

入獄之間

說
國棟

(周增初滿口一謝謝，掛簾送而去)

(何夫一關心地進來)

國棟，你們的話，我在堂面都聽見了。怎麼，周檢察官真有病嗎，甚麼病，

還不是「恐日病」！

那鄉野村莊寨子怎麼探要？

沒有甚麼，回頭我再派一個人去辦。

哦，快閃鑼，不要是王太太他們來了。

(何萍進來)

媽，王太太他們都來了。

何妻 菜都預備好了嗎？

何萍 都預備好了。媽，他們這麼晚才來，太不守時間了。

何妻 王太太就愛裝腔作勢，擺臭架子。你要她遵守時間是辦不到的。

(李媽上，客人隨着進來)

李媽 (介紹地) 先生，太太。王理事，王太太，吳推事，曹檢察官到……(下)

何妻 啊，你們都好吧，請坐請坐。

(五組證詞，互致敬意)

何妻 王太太，您今天真漂亮，花蝴蝶似的。

王妻 (妖豔庸俗) 何太太，您快不要取笑了。(白了青人一眼) 青人長討厭。他老是要我穿得這樣花花綠綠的，真俗氣。哦，您看這花色還不難看吧？

何妻 不，很好看的。

王妻 就是一樣，日本料子不大結實。這件衣服才做好不久，就毛了。

何妻 還好，看不大出。……審判長怎麼沒有一起來？

青人 同他的夫人一樣，天遣地設的一對俗物)。他還有一國事，停一會兒就來。

何妻 那個不用忙，我們等他一會兒了。

青人 何太太，你不知道吧？

何妻 甚麼事？

王妻 今天我們才丟人呢，又放了一個嫌疑犯！

青人 周檢察官真是糊塗，老把難民抓起來幹嗎？這是第三次了！

何妻 這也沒有關係，人家沒有犯法，我們當然不能隨便加他一個罪名的。

青人 可是日本人倒要加我們一個罪名？

何妻 加我們甚麼罪名？

人獸之間

吉人 欲加之罪，何畏無辭，對我們破壞中日的「親善」！

何妻 笑話，野村那個鬼，又不是我們暗殺的，債有頭，怨有主，關我們甚麼事？

吉人 日本人身不同你講這些大道理。你如果捉不到凶手，他們也許會說你放走的呢！

何妻 這不是急死人嗎？

王妻 何太太，您也不用着急。我們是自己人，趕快商量一個辦法。所謂「三個臭皮匠，抵

個諸葛亮」，那怕再死上十個人滿東洋人，我們也不愁沒有對付的辦法，看誰再敢對我們放一個屁！

吉人 是啊，我們趕緊想辦法。……

何妻 我說沒有一個辦法。

王妻 (自作個樣，留着日本式的小辮子)。首階檢察，您怎麼也說這種洩氣的話。辦法是影藏了，倒不是。

王妻 (玩世者流) 您說得容易，您打算隨便判一個人的死罪嗎？

王妻 真是狗嘴裏落不出象牙！

王妻 誰老，您最愛開玩笑，我們會去冤枉一個好人嗎？

王妻 (小丑似的) 那條小老兒我步着不是，落罪結罪！

王妻 誰別開玩笑，想一瓣蒜能辦不好！

辦法，我倒有一個環成網，只怕你們不理睬。

吉人 說說看。

謙之 你們不管阿貓阿狗抓一個來，加他一個殺人的罪名，判他一個死罪。這豈不美哉，美哉。

吉人 得了，您倒不担一點心事？

謙之 我有甚麼心事？憑我這幾根鬍子，棺材板快響的人，日本人也不會把我當做一危險份子」了！（摸着鬍子，揚揚自得的走開去）

吉人 首席檢察，我告訴您一件事，審判長今天很高興。

國棟 爲甚麼事？

吉人 他說您的代理人楊國華朝開，不應該把那個嫌疑犯放了。

國棟 這也不能怪他的。被告既是沒有罪，當然是放，這還有說的。

吉人 可是審判長不贊成這麼辦。

國棟 這不是笑話嗎！

吉人 楊國華，不是我說，完全是個廢黜子！

國棟 他的學問很好。

吉人 可是他在政治舞台上沒有一點手段，一點陰謀，也成不了大器！

人獸之間

國棟 他的口才總不錯吧！

吉人 他的口才，我早領教過了，簡直是激辯罵街，沒有一點修養。

國棟 那麼他的道德，人格，我們是應該佩服的。

吉人 您真成了三家村的老學究了！這年頭還談這一套！

國棟 吉翁，您也不能小看他！

吉人 我就看定他一輩子都沒有出息！他如果真是出類拔萃的話，日本人不是沒有眼睛

的，早請他去獨當一面了！

何妻 (來緩和當時的空氣) 王推事說得才是呢！

吉人 何太太究竟有見識！有見識！

謙之 王太太，聽你的王推事對於太太們多麼會恭維啊！

王妻 (瞪了吉人一眼，轉過身去)

(吳謙之走去同她們談着)

政平 野村這件案子，我看得早想辦法。吉翁，您說是不是？

吉人 (不在意地) 哦，……是，是。

政平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太有意思了！(笑)

吉人 甚麼事，您這樣好笑？

政平 甚麼不好笑呢！太有趣了！

吉人 您說啊，甚麼事？

政平 真虧您想得出來，您太幽默了！（大笑）

吉人 您，您把我都引笑了，我還不知道笑的甚麼事。

政平 您可記得那個有「口吃」毛病的被告嗎？

吉人 對了，他說話的時候，我都替他吃力，「法……法官大……大老爺！」

（樹得太家都笑）

政平 看的那個新，才把我給肚子笑痛呢！

吉人 那一句話？

政平 您聽他說：「法……法官大老爺，你的嘴……唱工倒不壞呢！」

（又是一頓笑聲，李媽在笑聲中引楊國華進來）

李媽 先生，太太，楊國華先生到。（下）

國華 請坐，對不起，我來遲了！

何妻 媽在坐，請隨便坐。

謙章 國華，咱們坐下來談。我有一件事要告訴您。

國華 謙翁，甚麼事？

入獄之聞

人獸之聞

謙之 今天我們放了一個嫌疑犯，有人不滿意嗎？

國華 不滿意我也沒有辦法，我總不能杜造一個法律來討好日本人的。

謙之 「站在倭籬下，怎敢不低頭」，您得罪他們是沒有便宜佔的。

國華 怎麼樣，日本人也得講理！

謙之 他們才不同他講理呢！他們在這兒恣淫擄掠，無法無天，我們敢把他們怎麼樣？

（揮手把他們怎麼樣？）

國華 這倒不必悲觀，只要我們努力，一切都有辦法，都可以上軌道的。

謙之 日本人要是老在我們背後牽線的話，我看希望是很少的。我老了，怕不能再幹了。

（但願你們年青的好好的努力吧。）

國華 謙之，您還要辭職？

謙之 是的，我早就不幹了。爲人作嫁，沒有意思！

（李媽送信進來）

李媽 （對門）先生，信，審判長叫人送來的。

（何國棟接信，李媽下）

何妻 審判長這時候還叫人送信來，怕是不來了？

國棟 （看信）是的，他要馬上到南京去，有要緊的事情。

吉人 這倒奇怪了，他剛才還說要來的！

政平 我看，這臺面一定有文章。

吉人 對了，他一定還在生氣！

玉妻 他也太會生氣了！那個嫌疑犯放了不說算了！

吉人 他到南京去解釋解釋也好。

玉妻 因手裏是老法不到，解釋還不是空的。

（她們到後面去坐下）

吉人 著席檢察 小弟今天倒要說句放肆話，也對於做官的藝術太欠研究了……

政平 青翁，您倒果劍辦一個「做官學校」，我一定拜您做老師。

吉人 有道是一談時務者真俊傑，現在日本人正在風頭上，我們犯不着去得罪他們。

團練 你們叫我黑了良心，犧牲自己的老百姓去討好鬼子，我何國種不是這種人！

政平 （鼓掌）一點不錯！……哦，我給你們看一件東西……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些東西，紙裏中落下一封信來，吳團練拾上一步，拾了起來）

團練 捉賊贓，這次可給我帶住了。這封信書是誰寄您的？

政平 （不安）誰老，他又開玩笑！（伸手去要）

團練 您還您，沒有這麼容易，您請請一次客！

人獸之間

政平 我請就是了。

讓之 還你這德。誰您這成這個樣子！

政平 （將信收起，另外拿了一張紙片給他們看）你們看，這是從南京一個朋友，從日報上譯出來寄我的。

吉人 豈有此理，他們罵我們這些人都是飯桶！

（他們面面相覷）

國棟 （去檢起那份日文報）我看你的這篇譯文，是從這張報上譯出來的。

吉人 不錯，這張日文報是從那裏得來的？

國棟 剛才一個人送來的。

吉人 誰？

國棟 不知道。

吉人 這國棟是惹起我們！我說，別檢察官也太不負責任，因手這麼久還說不詞。何德我們都快壞了！

政平 您快不用提他了，我陪定他這一次非失敗不可！

國棟 那爲甚麼？

政平 他的成見太深，一定會失敗的！

國棟 他有甚麼意見？

政平 他認定凶手是一個難民，這不是成見是甚麼？

國棟 他當然有他的理由，不是隨便說的。

政平 可是他的理由實在是不够推得可欽！

國棟 那麼凶手不是一個難民，你的理由呢？

政平 理由我是有的，可是我不便說。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有甚麼野心，在背後攻擊周檢察官呢！

國棟 這一點你倒應該想想。

政平 曹檢察官，您說得對了。

政平 說也沒有關係。周檢察官，我會勸過他，他不信。所以，他捉了三次的難民，失敗了三次。真的不說，今天我們不是遠放了一個嫌疑犯嗎？

政平 這麼說起來，周檢察官倒是一個飯桶了！首席檢察，您說是不是？

（何未作表示）

政平 辦事得靠經驗，單靠學理是不夠的，不是誇口，這類暗殺案件，我是司空見慣了。是，維持會湯會長被刺那件案子，您就辦得很不錯。叫別人怎麼也不會懷疑這是那個唱京戲的女孩子幹的。

國棟 曹檢察官，我倒要問，爲甚麼野村不會是難民親的呢？

吉人 是啊，我也不明白，您到底有些甚麼理由？

政平 我們先把事實來溫習一遍；在一個下着雨的晚上，野村在他的房裏睡不知鬼不覺的遭人暗殺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發現的。同時，他衣裏丟了不少錢，院子裏留了許多足跡。周檢察官根據這兩點，斷定野村這件案子是一個難民犯的。因此，他接連提了三個難民，說他們有嫌疑。可是他們都是冤枉的。我們今天不是選放了一個難民嗎？

吉人 那麼凶手究竟是甚麼樣一個人呢？

政平 周檢察官真是太粗心了！據我知道，野村的家裏，除了失錢而外，還失了不少的契據和文件呢！

吉人 （面面相覷）文件！

國棟 契據！

政平 是啊！你們也不知道嗎？（得意地）

吉人 周檢察官真糊塗，怎麼把這些事情都忽略了！

政平 在理論上，難民的目的是在幾個錢，他們似乎沒有偷盜文件和契據的必要。我敢說凶手一定和契據有關，可不一定和難民有關。我們只要從那連與契據有關的朋友

們，親成的，衙門的中間去殺，囚手是一定不會落空的！

吉人（鼓掌）有道理，有道理！真是難出了野村的「印子錢」還不出來，才把他會押的。曹檢察官，你的推測一點不錯，我首先附議。

政平 野村這案子，再容易辦也沒有了。如果真辦的好，包你們在三天之內把囚手捉來！

騰棟 這太好了，那麼誰願意來辦呢。

政平 何官常同我罷玩呢！

騰棟 真的，別檢察官近來有病，他剛才還跑來向我借量，說他辦不了啦。

吉人 曹檢察官，他還有說的，養不容辭。

政平 何官常去我來辦，我當然只有是從。可是，剛才我怎麼說，現在還是怎麼說，包你們在三天之內把囚手捉來！

吉人 曹檢察官，佩服佩服！回說我要借主人的一杯酒來祝您的成功！

騰棟 淑，酒菜怎麼樣了！

何妻（過來）都預備好了。曹檢察官，我也要敬您三杯，祝你成功！

王妻 曹檢察官是出名的酒大王，三杯不成，至少三百杯。

謙之 別讓他多喝，他多喝了又要鬧事了！

李媽快拿酒來。

(王太太下)

都是大人，請隨便坐。

王太太，不要客氣……

謝了，Ladies First!

(他仍謙讓着，坐席)

第二幕

曹政平的辦公室，內置寫字台兩張，此外還有一中壁有門，外面雨道。

江奮記官偷偷地翻着曹檢察官的寫字台，他發現了那封信，將裏面的照片抽出來

寄記

（裝子一個鬼臉）啊，好漂亮的個女人！

（工役王貴鬼鬼祟祟地進來，乾咳一聲）

書記

（慌，把照片藏在口袋裏。）誰？

王貴

江奮記官，王貴在這兒侍候您。

書記

誰叫您進來的？

王貴

江奮記官，外面來了一個女人。

書記 又是誰呀！

王貴 雞腿兒這醜樣的老婆來了。

書記 來了誰來了，曉得請開門。

王貴 是的，就是那個有暗號野村嫌疑的趙福根，曹檢察官去南京之前還問過一次，……

書記 要知道。哦，曹檢察官，這時候還沒有來！

王貴 他昨晚才從南京回來，一定累了。

書記 可不是嗎？現在的南京，真是五花八門，甚麼都有。夫子廟一帶，簡直成了日本人、高麗人和朝鮮人的「人肉市場」了。這年頭，你還愁得掛柳下惠這輩正人君子嗎？咱們的曹檢察官更不用提了，他是最愛這個亂調兒的。

王貴 所以他愛往南京跑。

書記 這倒不能這樣說，他還有別的原因。

王貴 別的原因？我真不信還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事情。

書記 你不知道吧，他是去活動的。

王貴 「活動」，這個名詞倒有點新鮮。

書記 他近來在南京交結了不少的日本浪人。

王貴 他準備同誰打架？

書記 瞧你這膽死心眼，連這一點聰明都沒有，你這輩子只好當瞎子了。人家都說咱們

王貴 「汪政府」是「傀儡政府」，你知道傀儡造兩個字怎樣講？

書記 這是說「汪政府」好像傀儡似的，自己作不了主，背後有人牽着線。

王貴 那麼你知道甚麼人在咱們背後牽着線呢？

王貴 這當然是日本人了！哦，我才明白了，曹檢察官的算盤打得真不錯，他同日本人在做買賣，真是可以做大生意，還可以買馬場，買田地，做房子，錢都賺去了。

曹記 快別胡說！

王貴 江書記官，我倒有一妙法，可以做大官，發大財，您何不試試看看。

曹記 甚麼妙法？

王貴 咱們乾脆拜日本人做「老子」，您豈不痛快？

曹記 （笑）虧你想得出來！

王貴 近來則赤，近墨則黑，小的伺候了你們這麼久，還不學乖了嗎？（倒茶）江書記官，請喝茶。……哦，曹檢察官娶是高升了。請您給我說說，我想上南京去開開眼。

曹記 （喝茶）有機會再說吧！

（曹檢察官匆匆進來，疲倦的樣子；王貴殷勤地接過衣帽，便走了出去）

曹記 （卑恭地）曹檢察官，您早！

政平 野村的案子怎麼樣？我看見趙福根的老婆在外面椰子裏。

曹記 是的，人都到齊了；……

政平 （打着呵欠）哦，有我的電報沒有？

人獸之關

謝記 沒有。

政平 首席檢察來過沒有？

警記 也沒有。

政平 (找) 怪！我明明放在這桌子上的……

警記 (從口袋裏摸出那封信警來) 曹檢察官，您找這一封信吧？

政平 怎樣在你的身上？

警記 這兒進進出出的人太多，我怕丟了，所以才藏了起來。您不會怪我吧？

政平 多事！(江警記官給他拿廢爛紙，他把信封裏的那張照片貼在照相本上)

警記 這個女人長得真不錯，便是要為！

政平 可惜是東洋貨！

警記 我原說不帶中國人。曹檢察官，您每次到南京去，總要帶些相好的照片回來。您看

這本子快要貼滿了。

政平 不多說，至少有六七打了。

警記 滾滿一百張，來個「百美圖」玩玩，倒滿有意思的。

政平 百美圖，得了，才不美呢！這次我在南京險些鬧了一個亂子！

警記 恐怕又是甚麼桃色事件吧？

女人，是不善，是一件極惡事件。

警察事件？

「當時上去的警察原不該對日本姑娘發怒我，她是香港舞場的一張舞女，不知道為了甚麼，一個警察罵她。你是知道的，我對於女人一向是抱着招之即來，驅之即去，有甚礙事，寧肯痕跡的擦過，所以我就沒有理她。後來我仔細考慮了一下，覺得對個日本老婆也不壞，一則可以保護身家，二則可以做做官的敲門磚。人財兩得，你說我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後來對她又有了意思了！

政平不語，女人就有這個魔力，你如果去親近她，她就有方法將你神魂顛倒起來，吃醋起來。

警察 還有一句老話，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呢！

那天晚上，我的醋勁才大呢！一個年青小伙子忽然親了我一貼，我的氣毛火就來了，動手打他，警察跑來干涉，我也不管，照樣的打他過快。後來他這副警察臉蛋去了一次。

警察 到警察局裏去了一次，怎麼辦？

政平 他們知道我也是吃這碗飯的，馬馬虎虎的把我放了。

人獸之關

筆記 好容易才把信取出了一封冷汗！（信在汗裏）

政平 去他媽的女人，討厭！（拿起一封信）這封上海總領事館寄來的信，有甚麼事？

書記 您忘了，趙福根的女人在上海吃過官司，您別他們把您的親筆記錄寄一份來，這

定是那件事！

政平 （玉貴進來，遞上一張名片）

書記 討厭，我沒有功夫寫書。

政平 高士遠高刺史說有甚麼事請會您。

書記 （高士遠高刺史）高士遠，他請我請您來。

政平 （高士遠高刺史）高士遠，他請我請您來。

書記 你總算聽了進去，頭腦還叫您。

政平 是。（下）

（曹檢察官收過相本，一本正經地讀着案件。高士遠昂首而進）

政平 曹檢察官，您好，我不會打擾您吧！

書記 那是話，高老先生在趕到這裏來，我們不勝歡迎呢。

政平 我只呆五分鐘，不多擾您。

政平 你這樣說，我就不高興了。多談一會兒，多談一會兒！

士遠 曹檢察官，野村的案件，聽說您三天功夫，就把凶手帶住了，真是欽佩之至！

政平 好說好說。高老先生，那個凶手狡猾極了，我們問過他一次，他甚麼都不說，真是氣人！

士遠 他真是凶手嗎？

政平 怎麼不是，要非鎮了才怪呢！

士遠 昨天我碰到周檢察，他進來身體好多了。

政平 他壓根兒就沒有病。

士遠 他不會因為野村的案子裝病吧？

政平 這就難說了！（微笑）

士遠 他的意見，難道一點都不提供我們參考嗎？

政平 他的意見，快別提了，太幼稚了！高老先生，請看這本紀錄。趙顯根他進去時爲什麼罪被監禁過四次，想起來究竟他沒有？

士遠 （目光在文件上掃過）四次監禁，他倒是個犯罪的老手！

政平 還有他的老婆……

士遠 是不是一處一裏的那個女人？

政平 是的，她也不是一個好東西！

士遠 看她的樣子還是實。

政平 她我知道，但我不在會。她五十年前，曾經在上海當過一個月女官。

士遠 真有這件事嗎？

政平 您不信，只拿證據您看……這封信是上海特區法院寄來的，才到的。（用力拆開

士遠 您這把裁紙刀很別緻！

政平 您還記得維持會湯會長被刺那件案子吧？

士遠 好像凶手是一個唱京戲的女戲子。

政平 對了，這就是行刺湯會長那把刀，我把它當做裁紙刀了。

士遠 啊，原來是一件凶器！

政平 （拆信）看，這就是她在上海的犯案記錄。

士遠 您把人家十年的事都調查清楚了，真了不起！

政平 我還派法警長去調查了，他的報告大概今天可以送上來。

士遠 不知道他調查的結果怎麼樣？

政平 您既是關心這件事，我就叫他來問問也好。（他到門口去）請法警長，請他馬上就

來。（重坐椅上）他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新的材料。

(偽法警長推門而進)

警長 曹檢察官！(致敬禮)

政平 野村的案子怎麼了？高老先生，沒有關係，你說好了。

警長 (致敬禮) 高老先生！

政平 把你調查的結果，扼要的說一說。

警長 曹檢察官、野村一定是趙福根殺死的。

政平 (得意地) 你應該說得詳細一點，別這麼閉門見山。

警長 哦，他進去的廳更很壞，曾經吃過兩次官司。

政平 這我早已知道了。還有別的嗎？

警長 他是一個窮光蛋，去年在過年的時候，他借了野村一筆錢。

政平 他借了野村一筆錢？(若有所思地)

警長 據他說：他陸續付還野村的利息，早夠那筆本錢了。

政平 他這筆錢，那一天到那？

警長 今年五月十三號到那。

政平 野村被暗殺的那天，好像是五月十號。

警長 是的。

政平 透太邊巧了！（高點了點頭，胸有成竹似的）

警長 我還找到一個見證，王二娘的女兒，趙福根的一個鄰居。她說趙福根在野村被暗殺的早幾天對她說過：「哦，野村的錢，十三號到頭了，見鬼，一個大還沒有呢！」慢，王甚麼？

警長 王二娘的女兒。

政平 （寫）趙福根對她說：「哦，野村的錢十三號到頭了，見鬼，一個大還沒有呢！」還有，還有一個證人，叫麻皮阿根……

警長 （寫）麻皮阿根……哦。

政平 好像在一個月前，趙福根對他說過這樣的話：「野村那樣無法丟的東西，國王爺還不把他早收去！」

警長 （寫）「國王爺還不把他早收去！」哦，還不甚麼？

警長 別的沒有了，曹檢察官。

政平 （想）趙福根向野村借的那筆錢，那天到頭了？

警長 五月十三號。

政平 野村是……

警長 五月十號晚上被人暗殺的。

政平 他的姓姓不能啊！高老先生，您是不在？（對警長）趙福根近來的經濟狀況怎麼樣，你調查了沒有？

警長 近來也很拮据。上個月，他還有野村的利息，沒有錢，還向王二娘借了二十塊錢。

政平 他的入緣怎麼樣？

警長 入緣壞極了！隣居們都說他又愛錢又小氣；倒是他的老婆趙王氏的人緣不錯，他們

都說她好。

政平 他們有幾個孩子？

警長 兩個，大的一個叫小福，小的一個叫……我一時說不起来了。

政平 趙王氏的目的品行怎麼樣？

警長 太好了，簡直沒有一點可以挑剔的。

政平 哦……

警長 我這差了一件事，很緊要的。趙福根在被捕的時候，曾對他的老婆說：「糟了糟了，我被捕了！」這不明明是他做賊心虛嗎？

政平 不錯！

警長 他還偷偷的囑咐他的老婆說：「小福的娘，錢盡如何，你儘量認那天晚上我不在家」。

政平 這可話，你們怎麼聽見的？

警長 我們有一個弟兄站窗口外面，偷聽着，滑頭根在屋子裏沒有看見，才偷着說的。

政平 回頭你叫那弟兄來做個見證。

警長 是。檢察官，還有一個證人張老二，他說趙福根完全是冤枉的。

政平 他的口供，我已經看見了，沒有關係，回頭我還要問他一問。警長，你就去寫個報告，把證人們的講詞引進去，小心別漏了！

警長 是。（行禮，下）

政平 高老先生，怎麼樣，我沒有冤枉好人吧！（笑笑）

士遠 您真是明察秋毫，精誠之至。貴檢察官，我偶要請教了，像怎麼會懷疑趙福根的？

政平 這是我們職業上的一種技能。我以為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也要像詩人一樣，應該儘量利用他的靈感，他的 *poetic sense*！

士遠 這真是獨到之見！有一點我不太明白。趙福根既是由手張老二為甚麼要給他出頭，說他冤枉呢？

政平 這很簡單。張二不是同趙福根串通一起的，他是前福根賣出的。

士遠 這麼說起來的，周檢察官說固然是個難民，未免有點荒唐了！

政平 （悲天憫人地）可不是嗎？那些難民真也可憐，他們整天的流浪着，沒有吃，沒有

嗎。我們沒有力量去照顧他們，已經是問心有愧了。我們還忍心把別人的罪名加到他們的身上嗎？

士遠

（引為知己）曹檢察官，真是一片菩薩心腸！

政平

您才是呢！您給他一個證據，您不叫吃官司，要做慈善事業的一文活菩薩嗎？

士遠

（欣慰）嘻嘻！是的。我除了十年的清白，今年也敢請在府前做一個好時候。我跟河法院的董院長……

政平

你跟董院長很熟？

士遠

哦，我們是親戚。

政平

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以後還請您多多的提拔！

士遠

好說好說！哦，何國棟……

政平

您有事找他嗎？

士遠

我才不找他呢。他這個人太不講交情！

政平

哦……

（曹檢察官的一份條件）就是這個樣子吧。趙福根的母親控告陶福祥陶國王，說他侵佔他們的牲口，要他賠償損失。這不是胡鬧嗎？陶國王是我的一個親戚。也是一個佛門弟子，我敢担保他決不會做這種事。像他那樣有身價的人，您說他會去欺侮

一個窮人嗎！趙福根他母親一定是窮昏了頭，有甚麼告訴他的。我倒要一番好意，這些情形告訴了傅國棟，原想提醒他，想不到他言大打官腔，真是『誰費多！』

政平 高老先生，這件案子包在我的身上，我一定『誰費多！』

士遠 曹檢察官，那麼拜拜您。別人不必細說，咱們心照不宣！

政平 高老先生，這點小事，我應該効勞，您放在心上。

士遠 我這個人就從來不自擾人家的，回頭再來酬您。不見。

政平 再見。

（高辭下，曹恭送門口）

政平 （回到房裏，面有得意，自言自語地）。這老東西可給我拍上了！他跟董院長是親戚，我還愁不升官嗎？野村這件案子，我也不能放鬆，我要好好籌辦，叫他們好佩服我。趙福根，我既有眼力來懷疑他，我就有方法管他的死事，不怕他飛上天去！機不可失，我得趕快辦！

（王貴送上一封電報）

政平 我的電報嗎？

王貴 是的，南京司法院唐子卿先生打來的。（呈上電報，下）

政平 （唸）「兄在秦淮舞場毆打警察，現有人密報到院，特此奉告，請君留意。」

「媽媽的，有人告我！我老婆上好運，又出了乖了！」（不字連來問聲着）他媽的，這一天算一天，我把那村的寨子辦了去罷。（詢問口去賊）江穆說官，江穆說官，去罷！

（狂罵而去）

次平

（拿了二件夾子給江）「我把這件案子弄到辦，當官去對官說，官問問誰能管他，別管誰，誰管管，不該受罪，……怎麼，你沒有聽懂？」（江）「老子受罪，用不別，」

（江穆說官，提筆去書）。

說平

（潘張）他媽的，說平不壞了，甚麼官都沒有辦。江穆說官，你別帶人名單給我，……你今天怎麼了，我的話都不懂了，誰人名單……你去見張老二叫來，我給教訓他……哦，趙福根帶來了沒有？

齊記

帶來了。

說平

他的老婆呢？

齊記

也來了，在馬十裏。

說平

去啊，你不認識我嗎？望着說幹嗎？去，快去叫他來！

齊記

去叫誰，叫趙福根嗎？

說平

叫說老二，趙福根的見證！你怎麼了，我看你這付樣，怎麼就回去了！

齊記

（詢問口去叫着，咆哮地）張老二，張老二，你來了嗎，叫你！

（張老二如臨大敵無進氣，江在無骨上用刀一推，他向前一撲，幾乎跌倒，救怒而不致倒地看了江一眼）

張二（他講話有口吃的毛病，越急越說不出口）法……法官大老爺，我……我張老二是個老實人，不……不會說謊……

政平住口！問你的時候再開口，你叫張老二，有多少年紀，甚麼地方人，幹甚麼的，住在甚麼地方？

張二法……官大……大老爺，我三……三十四歲，本地人，販……販羊的，住在柑……柑子林。

（沈靜片時）

政平說啊！……還有呢？怎麼不說了！

張二我等……等法官問……問我呢！

政平渾蛋！我問你，你發了趙福根甚麼好處，要說他冤枉？

張二我……我沒有得他的好……好處。他……真是冤枉的！

政平胡說！

張二真……真的！

政平你還發心，你如果說了一句假話，我就請你到監牢裏去！

張二 我……我記不清楚了。好在這……這沒有關係。法官大……大老爺，他查問有官人陪審的早……早一天，看見七個穿短衣的人，從他的門……門口走過。

政平 你怎麼會看見的？

張二 固……因為我經過那兒。

政平 那麼你怎麼會注意他們呢？

張二 大……大老爺，他們太……太可疑了。你……你見了，也會注……注意他們的。

政平 後來呢？

張二 後……後來我回家去了，就不……不知道了。

政平 你這個渾蛋！存心搗亂！（氣得倒坐椅上）

張二 我不甚渾……渾蛋！野……野村一定是給派……派軍隊圍攻的。

政平 我問你，他們一起有幾個人？別忙，想清楚了再說。

張二 他們一共有五……五個人。

政平 靠得住嗎？

張二 不……不會錯的。

這就胡說了，你剛才還說七個人呢。你說他們形跡可疑，你怎麼確定？你看見他們到底是幾期幾呢？（聲色俱厲）張二，你的胆子倒不小，快說實話，你認識幾個人

根不？

張二 認……認得的。

政平 你買過他的羊是不是？

張二 是的。

政平 你承認趙福根有買賣的證據就夠了。張老二，這次我饒了你，下次可不許再管閒事！

張二 以後，打……打死我也不做見……見證了！

政平 不用贅語，在你的口供上畫個押，出去……算我們倒霉，要不是你們這種葉助惡的人來嚕嚕嚕嚕，案子也不會辦得這麼慢，我們也不會挨人家的罵了！

張二 法……法官大……去！

（張老二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十字，抱頭竄逃而去）

政平 叫趙福根。

（江應聲出，旋即回來）

書記 曹檢察官，顧律師要見您。

政平 被告趙福根的律師嗎？

人獸之間

四七

書記 是呀，他說有甚麼的奉回您說。

政平 好，你去替他回來。……哦，同這我叫趙福根的時候，你再來好了。

書記 是。

政平 (江下，半鐘，爲法律師忙亂的進來)

顧名 (急迎) 趙律師，早。

政平 曹檢察官，您……吧！我真是忙得不可開交。

顧名 您本來是出名的忙人，不忙也不成其爲要人了！哈哈！

政平 要飯吃，沒有辦法！……哦，早幾天，我在南京看見您。

顧名 在那兒啊！

政平 這還用說，就是您常去「薏得得」的地方。(說時走着狐步) 那個日本娘兒可我很

顧名 (有心事地) 我怎麼沒有看見您？

政平 當然，心無二用啦！有了美人，還把朋友放在眼裏嗎？

顧名 做個玩笑！

政平 他們真正是的。野村這付案子……

顧名 我們馬上開庭好了。

顧名 這片又說……
改平 那說明天也好。

顧名 不，趙福根這隻傻瓜，我剛才問他聽了一下，他叫他不要律師替他辯護。我又不拿錢，請一個律師，豈有不顧他的嗎？所以我已經答應這隊辯了。不過這傢伙三心二意的，也許忽兒又改了主意，那時麻煩您叫人通知我一聲。

改平 趙福根也好！
顧名 真不巧，我還有事。再見！
改平 不坐一會兒！……

（顧名律師閃電似的匆匆出去）

改平 （送至門次）江書記官，帶趙福根。（到寫字台旁邊坐下）

（江上，趙福根跟着進來，兩名偽警押着）

江書記 趙福根，站近些。

改平 趙福根，顧律師說你不要律師辯護是嗎？

趙福根 是的，我又不犯法，要律師幹嗎？

改平 那麼顧律師不在這兒，你願不願我們審問你嗎？

趙福根 那不關你們的事！

人眾之聞

政平 很好，其實其實，你比這一點還下來。

福根 是。

政平 福根，你今天的態度很好，比上次好多了。

福根 我仔細想想，我還是這死出去，我就不應該得罪您。

政平 這才像話！你跟張老二的關係，我也知道。他這次想給你出頭，可弄巧成拙了！

福根 我不知道他怎麼出了這話？

政平 你也別顧慮多事嗎？這就對了。哦，你儘管說，沒有關係，野村是你暗殺的？

福根 不是的，不是的！

政平 野村死了，你不是有身處嗎？

福根 我有甚麼好處？

政平 好這才多虧呢！你不是還欠他的錢嗎？

福根 (遲疑一下) 是的。

政平 他死了，錢就不用了，你不是很高興嗎？(暫停) 你怎麼不回答？……你對王二

的女兒說：「野村的錢，十三號到期了，見面，一個大連沒有呢！」是嗎？

福根 我沒有說，沒有說！

政平 我知道你這副麻皮剛硬說：「野村那樣無法無天將東西，關王爺還不把他早殺了

去」！這還不明白，你覺得野村活得討厭了！

福根 我沒有，沒有！

政平 那麼這是麻反阿根設法了！…… 回答啊！…… 怎麼不說話？…… 別看我面前裝孫子了！我都知道，你這個人最小氣，最愛錢！

福根 我們窮人是沒有辦法，錢都是用我們的汗血換來的。

政平 你的脾氣也不好，愛喝幾杯酒，又愛鬧事。這天你不是因為喝醉酒吃過四次官司嗎？我看你對於行因倒是很在行似的。這次的事情一定是你欠了野村錢，還不出來，才把他幹掉的。是不是？說啊！

福根 (無力地) 法官，我連這個念頭都不曾有過，這是冤枉！

政平 別在字眼上用功夫吧！你是給錢叫人暗殺他的了！

福根 你剛才不是還說我窮，我那兒來的錢呢！

政平 那麼你是自己動手的了？

福根 干啊！您簡直會噴人！

政平 得了，我總有一天叫你招認的。看你現在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

福根 如果我跟上次一樣，大叫大跳的，您不是又要說我裝假嗎？

政平 好，你會說，看你有便宜看！

福根 我罵我自己，不應該說老話。罵想不到，我說了老實話，反而會重傷生氣的！

政平 你還嘴硬！你不怕死嗎？

福根 有錢的人才想千年不死，求仙求佛，我們窮人死活反正都是一樣的！

政平 可是你要知道，死了還有地獄！

福根 我活着又沒有做虧心事，做漢奸、做走狗、我這用怕死了下地獄嗎？

政平 可是你做了不名譽的事情，你的子子孫孫會一輩子都洗不清的。你愛你的孩子嗎？

他們天天都惦念你，還不知道你關在這兒呢！

福根 (大哭) 可憐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

政平 別這麼哭哭啼啼的，成甚麼樣子！我看你的心還不壞，我也很誠懇的對你說，只要你肯懺悔，改過自新，我一定減輕你的罪名。你的孩子，包在我的身上，他們會原諒你的。你不用怕，我難道會害你嗎？我糊塗了一次，不能再糊塗第二次了。說，快斷絕吧！(他在說的時候，還走去拍拍趙福根的肩頭，滿臉仁慈的樣子) 野村是你暗殺的？……不說，點點頭也行……真的嗎？……我看不見，說大聲一點……是你幹的？

福根 (仍哭着) 不是，不是！野村不是我殺死的，我給你賭咒！

政平 (生氣地) 用不着，你快說實話！

福根 法官，我的話句句是真的。野村的前任確不是收賄的。您難道一定要我承認殺人嗎？

政平 你還嘴硬！（對江）你叫他在口供上簽個字，把他關起來，……慢！（對趙）趙福根……

福根 法官！

政平 我再給你一個辯護的機會，你如果能證明你的確沒有嫌疑，我就放你。我問你，野村被人暗殺的那個晚上，你在甚麼地方？

福根 （猶豫地）我在甚麼地方！

政平 是啊，你沒有在家吧？

福根 不，我在家，我在家！

政平 沒有記錯？

福根 沒有，我確的在家裏，沒有出去！

政平 （站起）胡說！你爲甚麼愛你的老婆不承認你出去呢？哼！那天晚上，還有人在路上看見你哪！

福根 （點頭）哦！

政平 （猶笑）老實告訴你吧！沒有人看見你，我騙你的，看你的臉色都變了！（對江）

人獸之間

把他的口供登記下來。(點了一支紙烟，用力吸着，滿室儘是烟霧)

警甲 (響聲地) 這位檢察官才厲害呢！

警乙 我看才狡猾呢！

政平 (吐出一口濃烟) 趙福根，時候也不早了，法警們還要去吃午飯呢！你痛快一點說吧！(一片笑聲，趙獨無表情) 說啊，你爲甚麼要講那天晚上沒有出去呢！

福根 因爲我講法警是這麼說的。

政平 你還是甚麼用意呢？

福根 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許因爲我每天晚上都不出去，碰巧那天晚上出去了，我怕你們懷疑，所以就說在家，沒有出去。

政平 這回說起來，那天晚上，你沒有到野村的家裏去？

福根 是的，法官。

政平 那麼你到那兒去的？

福根 我丟了一隻羊，回山上去找羊的。

政平 哦，這還說得過去。如果這是真的，我就放你出去。哦，你的羊是不是賣給張老二了？

福根 沒有賣給他！

致平 那隻羊呢？

福根 沒有找現。

致平 這可不虛啊！你同誰一知五的？

福根 我是一個人去的。

致平 你同家在某幾時候？

福根 第二天一清早。

致平 這倒有點怪呢，你在山上呆了一個晚上。

福根 一隻羊值不少錢，我們窮人是損失不起的！

致平 那麼你在山上碰到甚麼人沒有？

福根 沒有，那晚上正下着雨。

那麼你第二天早晨回來，也應該有人看見你呀。你總不能說：那天的情形不同，人們都睡了眼睛，看不見東西吧！（又是一片更厚，越懸着地着着）看你說了甚麼話，他們的肚子都笑痛了！

福根 （不知所措）他媽的，我甚麼都不應該說！

致平 說吧，痛痛快快的說了，大家都當事。

福根 你們只願你們自己有事，就不願別人的死活嗎！

政平 你這個人真不識好歹。好吧，你就說你上山找羊的故事好了。

顧根 我最好一句都不說，免得人家拿了我的話來攻擊我！

政平 那你不肯對我，誰叫你聽了這樣荒唐的故事來欺騙我們。我也不同你多說，反正你也不識好歹。你愛說你在家也好，愛說你上山去找羊也好，好在又不是我倒楣！

顧根 法官……

政平 得了，你說你到山上去找羊去了！

顧根 法官，那天晚上，我真的沒有出去！

政平 你剛才不說，還說你到山上去找羊的？

顧根 法官，誰對於日常的事情一點一滴都記下來，準備將來打官司呢！老實說：那天晚上，我究竟不在家，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您一再的逼着我，我真痛苦，真想承認我是圖利算了！法官，我替你隨咒，野村不是我殺的！（感慙地）

政平 這一次你欺，那天晚上，到底在那兒？

顧根 在家裏，法官。

政平 好，我還要問問你的警察。（對法官）請被告押下去。回頭我還要向他索討口供，

（外間等一等）

（偽警押過顧根下）

政平（對江）你這傢伙，別再說謊話，嘴裏說說，
實話實說，這事是你做的，你別去了，一個好好的機會，不錯，早把這錢往了，你
從起這錢的錢，你怎麼也得多麼傷心！

政平 不錯，差一點到這水裏，我這命了！我今天怎麼這樣糊塗！

書記 還有那個替羊的故事，您是不應該說替羊的。

政平 是呀，這樣荒謬的事，誰不確定他的本罪嗎？

書記 他這是一口咬定那晚上沒有兩門，他的老婆也是這麼說，您不是全功盡棄了嗎？

政平 糟透了，現在我得想一個補救的辦法！（想）有了，我儘只要叫他的老婆承認

天晚上不在家，我們再回到找羊這個故事上說，我們就可以信任他了。

書記 對，得趕快辦。

政平 你把他的老婆的犯案記錄給我。

書記（檢了那封信給他）這就是。

政平（唸）「王翠英……收藏贓物，……監禁一月」。很好，你去叫她進來。

書記（到門口去叫）趙王氏，趙王氏到這兒來。

（趙王氏愁眉苦臉地進來）

政平 走近些，趙王氏，你是趙福根的老婆嗎？

人獸之間

趙妻 是的，法官。

政平 你不要再同你的丈夫串通一氣，快說老實話，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趙妻 我怎麼同我的丈夫串通一起，他又不犯法！

政平 不用賴吧，你一定都知道的。

趙妻 這不是冤枉死嗎！

政平 別叫啊！我又不曾說你殺人，你叫甚麼？好好的說，別等他們起來就來不

了。……我問你，野村被殺的那個晚上，你的丈夫封座在那兒？

趙妻 他還不是在家裏嗎，上次我就說了。

政平 怕不見得吧！

趙妻 您不信，去調查好了。

政平 你沒有說慌？

趙妻 他沒有出去，真的！

政平 你怎麼反來覆去老是這一句話呢！

趙妻 說上一百遍一千遍，我也是這一句話。法官，他沒有出去，也沒有出去！

政平 好了好了！哦，聽說你的人緣很不錯，你的隣室都贊你好。你有兩個孩子，你很愛

牠們，大的一隻叫小雞，小的一隻叫……

趙妻 他送我的孩子幹嗎，他們又不犯法！

政平 這是我做法官的責任，甚至那部得弄個明白。噫，你的丈夫可不愛你，他的脾氣很壞，又貪錢杯酒，喝了酒又常常鬧事。

趙妻 不，他是很好的。

政平 好！他也不會吃官司了。

趙妻 他現在真的好多了，酒也不喝，烟也不吸。

政平 這不是怪事嗎？

趙妻 難道一個人不會變好嗎？就說他的脾氣不好，他並不能說他就會殺人吧！

政平 你的丈夫很小氣，又愛錢，是不甚？

趙妻 有錢的人還一領如命，我們窮人是更應該愛惜金錢的。

政平 你倒很會拍讚你的丈夫！

趙妻 當然啦！難道做妻子的都應該給丈夫下不去，到法院裏去控告她的丈夫嗎？

政平 你倒會說，你吃過官司沒有？

趙妻 （驚）我……

政平 說啊，你吃過官司沒有？

趙妻 （沮喪地）沒有……

這倒奇怪了。我知道有一個女人，她在十年前在上海因為偷竊賊物，吃過一個月的官司，她和你同名同姓，也叫王翠英！

（沒有勇氣地）王翠英！

怎麼，你還抖擻，冷嗎？不會吧，這麼暖的天氣！（對江）你快去拿張椅子給她坐下，不要倒了。

（江給她一張椅子坐下）

（有氣無力地）法官，您怎麼知道的？

我們就有這個本事，你看怎麼樣。我把這個紀錄給你聽。（唸）（王翠英，江蘇人，父親早故，十六歲時，由同鄉同巧介紹到上海魏家幫傭，給傭魏大爺做飯，因肉體關係，屢屢逃亡。魏大爺私積二子餘元，其父告後，~~王翠英~~被送官捕房。王翠英因盜竊賊物，被處徒刑一月。伊獄中出來，即潛逃回鄉，這說的不

（王翠英）聽了這事，心裏不覺有些動靜，一件一件地想起來了。已經過了許多年的人，現在我的心裏面，還覺得吃過一個月的官司，我可不敢說，我是有經驗。……

親自教了法實，就是沒有經驗的，不會說謊的，縱使我有衝撞你的地方，也請你原諒一點。我信得很，我覺得我的痛苦，我丈夫的性命，以及我孩子的一身名譽幸福，都操在你這手里了！

政平 你在上邊說事情，趙福根一點都不知道？

趙妻 他不能知道，他知道了我跳進來的。法官，我求你不要告訴他！（跪）你行個好

吧，我一輩子都能救你！

政平 起來起來！

趙妻 （無奈何無從援救）想起這件事，我真是又悔又恨！錢大少爺對我的愛情完全是假的，我爲了他等了一個月的工夫，後來我去找他，他就不理我了，不要我了！

有錢的錢兒，對於我這女人原來是這樣的，說個好玩的！我幾次想自殺，可是我翻來不了，他哪裏肯叫僕人幫。他這麼大的年紀，只有我這麼一個親生女兒。我如果死了，還有誰去我這地房？他只好忍住了我的眼淚，懷着一顆碎了的心，重回到故鄉去了！

（幕後）（天津有城隍廟）

他這錢財一而歸還，他很受用，進來了三進，我都不進去了。

後來他又怎樣替我忙的？

人與之世

六

趙妻 後來媽媽死了，棺材都沒有，趙顯根化了不少錢，才把媽媽埋葬的。人非木石，我能不感激他嗎？

政平 你就沒有把你有上海失身的事情告訴他？

趙妻 他待我這麼好，我飽忍心叫他痛苦嗎？

政平 他常常喝醉了酒打你，你還說他好！

趙妻 他多喝了酒，脾氣也許壞一點，可是他這幾年來的確改好多了，酒也很少喝了。

（哭）法官，我求您，不要告訴他。他知道了，他會不要我的！會把我的孩子帶走的！（大聲）會把我的孩子帶走的！法官，您行個好吧，我要是今世不能報答您，來世變狗馬也要報答您的。您不要告訴他，不要告訴他！法官，我那一次的事情，實在是冤枉的！您想我請上海去的時候，才十六歲，懂得甚麼？可憐我在一個暴風雨的晚上，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政平 （精神煥發地）甚麼事情？

趙妻 魏家大少爺喝得醉薰薰的闖到我的房裏……

政平 他，他怎麼樣？

趙妻 他……他用暴力把我姦污了！（低頭）

政平 你應該叫啊，反抗啊！

趙妻 兩樣這麼大，我哥破了喉嚨也沒有用。反抗，更不用說了！您真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有這個力量嗎？

政平 那麼事後，你應該到法院去告他強姦罪。

趙妻 打官司，要有時間，還要有錢。我是一窮人，怎麼處呢？何況我們女孩兒家，也不願意把這醜事傳揚出來的。

政平 無論如何，你不應該同他逃走，拿他的錢。

趙妻 「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我不跟他，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女人總有女人的想法：我雖然不會打算要愛他，嫁他，可是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也只有希望他真心愛我了。現在我覺悟了，再也不這麼希望了！我知道大戶人家是不會要我們窮人做媳婦的！……您說我不應該拿他的錢，這更冤枉了！我又不知道錢是他從家裏偷來的。不瞞您說：我在那個時候，真沒有想到過錢，我的心思全都放在他的身上了！我一心一意地希望他不離開我，我們兩個好好的永遠生活在一起！金錢誰說有無上的力量，可是，在那個時候，它怎麼也打不動我的心！法官，我這些話句句是真，我真的沒有貪圖他的一個錢！

政平 很好，你也別這麼興奮，安靜一點。

趙妻 法官……

政平 好，我們不提這一件事。

趙妻 （狂喜）法官，我感激您，一輩子都感激您！

政平 言歸正傳，我們再來談談你的丈夫這件案子。（誠懇的樣子）趙王氏，你要明白，

你丈夫是有罪過的。

趙妻 不，我相信他不會犯罪的。

政平 你是不用替他辯了，我們知道他在五月十號的晚上出去過的。

趙妻 不對不對！

政平 這還用辯論嗎？你如果真同你的丈夫串通在一起，你丈夫的性命就沒有了。我勸你

還是說實話的好。那天晚上，哦，他同誰出去的？

趙妻 他沒有同誰出去。

政平 那麼他是一個人出去的？

趙妻 （點點頭）哦！

政平 甚麼時候？

趙妻 吃過晚飯，大約九十點鐘的樣子

政平 他回來的時候呢？

趙妻 第二天一清早回家的。

趙妻 這是一個人。

政平 他叫什麼名字？

趙妻 他叫什麼名字？

政平 他叫什麼名字？

趙妻 他叫什麼名字？

政平 他叫什麼名字？

趙妻 他叫什麼名字？

政平 他叫什麼名字？

趙妻 他叫什麼名字？

政平 他叫什麼名字？

趙妻 他叫什麼名字？

政平 他叫什麼名字？

趙妻 他叫什麼名字？

人與之間

會說。

看，這是你丈夫可憐蟲！

以前就一點都不知道！

別看你。老實對你說吧，那天晚上，他是瞞了你到野村家裏

知道你也相信他到山上去找羊嗎？

，不隱事都告訴我。

怎麼事都告訴你。爲甚麼他借了王二娘的錢，你不知道，他借了野村

知道！我們不會冤枉他，他那天晚上一定是到野村家裏去的。你不知

見！
候。你的；可是我相幫我的丈夫是無辜的，他決不會爲了幾個錢，去

。錢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有的時候，它會叫你墮落，叫你喪盡廉恥的！

夫決不是那種只愛錢不愛命的人！

麼要說謊。一會兒說不在家哩！你聽他一樣，聽了一

個毛病。我看你們兩個人都不是好東西！

趙妻 法官，人決不是他殺的！

你也不用着急！事實也許是這樣的！你的丈夫欠了野村的錢，到期限不出來，坐在十號晚上，跑去同野村商量，請他通融幾天。野村不答應，一定要他還錢。兩個人言語之間發生了衝突，打起來。你的丈夫又喝下幾杯酒，不小心把野村殺死了，這是最可能的啊。你的丈夫如果真是爲了自衛，他是沒有罪的；即使有，也是很輕很輕的。……野村是你丈夫殺死的，這我們已經調查得很清楚了。現在我們要知道的，就是野村究竟在甚麼情形之下被你的丈夫殺死的。換句話說，你的丈夫是預謀殺人呢？還是爲了正當的自衛，失手把野村殺死的。……你如果是真的，你就快點說，我一定幫忙，不難爲他的。

趙妻 法官，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政平 那麼快去叫你的丈夫來，你要他快說。

趙妻 好的。

政平 （對江）把趙福根叫來，法官用不着推來。

書記 是。（下，半响，只趙福根上）

趙妻 福根，你仔細！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肚子裏有飯吃嗎？吃得飽嗎？福根，看你這

福根

淚了，你不要鬧塗，有話儘管說呀！

（含淚）你要我怎樣罷？他情盡了我就斷反駁我。我看我這是一物不說的好！我不知道他倆存的是甚麼心，他們不要緊，一個勁兒要罰我的罪！小福的娘，她那兒有力量替我自己？聽，我那兒有力量反駁他們！他們有皇上帝一樣的權力，操着我們的生死大權；可是他們還有上帝那樣的仁慈，銀行和公家嗎？算了！我寧可死，也不叫他們說話了！

趙妻

福根，你不要鬧塗，少點聲啊！

福根

我的話早都對他們說了，他們不信。你還要我怎樣呢？

趙妻

福根，你即使不為我，你也應該看在你孫子的面上，快點說吧！他們說不知是你鬧塗這兒，看見我哭，也跟着哭。我下了最大的努力來抑止我自己，可是我總止不住我的眼淚！他們真是可憐，成天都問起你。小福今天早晨還問我：「爸爸到那兒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媽，您趕快去查查爸爸回來！因此，我才得說說到這裏來。福根，不要再鬧塗了，即使不為你自己，不為我，你也應該為你的兩個孩子，好好的說啊！

政平

趙福根，你只要說實話，我一定不難為你。

趙妻

福根，你聽見了沒有？誰沒有錯，聖人還有三分錯呢！你只要說實話，法官也會寬

照你的。福根，十個晚上，你到那兒去的。是誰野村派裏去的嗎？說好了！後來你
照兩個人打架。你爲了自衛，一不小心把他打死了，是不好？說好了，沒有關係
的！法官說的，如果你爲了自衛，你是沒有罪，即使有，也是很輕很輕的。福
根，你不用害怕，說！說！

福根（痛苦地）好，你也相信我殺了人了！你，你……

趙妻 我沒有，沒有！……

福根（對曹）你的鬼計是成功了，你該高興了吧！你叫我的老婆來折磨我，你叫她用我
的孩子來折磨我！你，你定要判了我的死罪才滿意嗎？

政平 住口！

福根 小福的娘，你怎麼也不了解我，也懷疑我殺人！小福的娘，老天爺在頭上，我給你
賭咒；我如果殺了那個日本鬼，天把我的兩個孩子天雷轟了！

趙妻（感動地）法官，您聽見了沒有？他沒有罪，他沒有殺人！您說您親眼看見他殺

人，我也不相信了！法官，您也是看見有女的，做父母的會忍心拿兒女來賭咒嗎？
他實是冤枉的，您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政平（冷冷地）既是他沒有殺人，他就不應該說謊！

福根 您才說謊呢！您說有人在路上看見我，您的證人呢？

人獸之間

政平（冷笑）「噫人，剛才我的確沒有，現在我可找到了一個。她親口對我說：你在十點鐘出去了一個晚上。」

福根 誰說的，我毒死他！

政平 她不是別人，是你自己的老婆！看來她不會害你吧！

福根（對王氏）「哦，原……來……是你！」

政平（對江）「你拿口供紀錄給我。（檢閱記錄）」

（趙王氏看看政平，又看看福根，很有決斷的樣子）

政平 哦，在……裏了。她說你在十點鐘上九十點鐘出去。

趙妻 不對不對，我沒有說！

政平 你還說他第二天早晨一個人回來的。

趙妻 我沒有說，沒有說！

政平 我把口供唸給你聽：（唸）「我問你：他在甚麼時候出去的？你答：吃過晚飯，大約九十點鐘的樣子。又問：他回來的時候嗎？你答：第二天早晨回來的。一個人？」

是的，一個人。」

趙妻 沒有說，我沒有說！

政平 得了，我還怕你記錯了日子，問你是不是五月十號的晚上，你說一點不錯……

趙妻 這都是假的，假的！

政平 白紙寫黑字，明明白日。這會有假的！

趙妻 這不容易，一切都任你們的便裏，你們要怎麼寫就怎麼寫！

政平 (有些怒意) 胡說！難道法官會說謊，律師會說謊！

趙妻 那我怎麼知道，你們也不見得個個都是正人君子！說不管你們怎麼寫；總之，我不

承認我的丈夫那晚上出去過！

政平 (怒) 渾蛋！滾開！給我蓋上押！(給趙妻一筆)

趙妻 不，這上面都是假話！(大聲) 十個晚上，我的丈夫沒出去，沒有出去！

政平 (氣得臉色發青，站起)。你這個女人太狡猾了！我得把你押起來！

趙妻 我犯了甚麼罪，是因爲我得罪了您嗎？

政平 胡說！我問你是你丈夫的誰誰！

趙妻 證據呢？

政平 渾蛋！(叫) 來人！來人！

(進來了兩個僞警)

政平 把趙福根押下去，同這三個女人也押起來！

(僞警押趙福根出)

人獸之間

趙妻

您居然生氣，沒有達到你的目的生氣！我怎麼會變了，張仁假裝，卑鄙無恥！你在表面上，似乎問着一些不關痛癢的事，其實這些事情，你都可以拿來送我們上死路的！一個，落到你們的手裏就完了。他滿這門的時候，是清清楚楚的，沒有罪的，出這門的時候，他就成了囚犯。！這難道是你們的責任嗎？法律嗎？你，你濫用你的權力，幫助兒子欺騙自己的老百姓，你連一條狗都不如，你還有甚麼資格來審判我們！還有甚麼人敢來審判我們！

（兩個警又進來）

政平
趙妻

（不動聲色地）你會說，我不同於階級上的便宜。來，把槍開起來！哼！這就是你們的法律！這就是你們所崇拜的法律！神聖的法律。到了你們這些卑鄙無恥，沒有服務道德的人的手裏，也就完了！（偽警們去拖她，她拉住桌子不放）。扯我幹嗎？你們這玩意兒！（偽警將她從桌上扯開，她倒在地上大哭大叫）你們這些殺人不要臉的魔鬼！看你們好得了！

政平

飯桶！你們連一個女人都對付不了！

趙妻

（掙扎着）你們以為窮人都是犯罪的胚子嗎？！人窮志氣何不窮呢！——她已被拖至門口，她扯住門框，死不放手）放手，我的手指頭都給你們扯斷了！……我倒要問個明白：人窮了就有罪嗎？还是可以欺騙嗎？

(偽警們將她在地上拖了過去，並落時，還可以聽見她不斷地喊着：「人窮了就有罪嗎？就可以欺侮嗎？」)

人
財
之
圖

七
四

偽法院裏，一團混亂，頗覺寬敞。

左側一門，外通走廊；室內幾張桌，椅，沙發，等等。

江審記官在那裏整理卷宗，很緊張的樣子。

吳謙之高興地進來。

江審記官，你一個人在這兒？（伸出右手）

（不敢動他，鬆手）吳法官，您太費心了！

江審記官，您還不知道吧？我的辭呈批准了。一無官一身輕，以後，我再用不着

扳起面孔做正經了！（握手，親熱地）哦，對於這案子怎麼樣？

現在正審問。

今天會有結果嗎？

大抵不會有問題。

爲甚麼？

因爲刑庭審判長審判完了，就要到無錫去。

這不能成爲理由。

書記 您不知道，他這一次要去一些時候才能回來。
怎麼，他有特殊的任務嗎？

書記 這個我也不大清楚，聽說他是伴幾個日本人去遊歷的。

書記 那幾個日本人去，我看這裏面一定大有文章，江書記官，那個被告（指趙福林）到底
有罪沒有，是不是凶手？

書記 現在還說不定。（正要出去）

書記 江書記官，您知道在鄉子裏的那個老婆婆是誰？
書記 她就是趙福林的母親。

書記 她的孩子關了這麼久，她一定很着急的。

書記 不，她一點都不着急。聽說她的孩子沒有犯甚麼罪，還是會放出來的。
書記 她到法院裏又有事嗎？

書記 她要見見這兒的法官，不知道有甚麼事，連來了幾天了。

書記 她還沒有見着嗎？

書記 是的。
書記 我倒願意見見她，也許我可以幫她一個小小的忙。

書記 吳法官，您真是好心！

誰之 歐也害怕，今天我把它帶走了，我的心裏變得慈悲多了。江壽龍官，聽你順便帶進來。

好，我帶去。

（江下，半晌，趙子坤沈沈地進來）

誰之 你身趙家來的母親嗎？

趙母 是的。

誰之 聽說你親見過兒的法官，是嗎？

趙母 是的。

誰之 你對趙家不負責任？

趙母 他們真沒有責任，儘拿一些口實頂口口的事務辦。幹去，我連懶得去說。我的孩子

又沒有犯甚麼法，我相信，一定會放出來的。

誰之 那麼你親見趙家法官有甚麼事？

趙母 法官老爺，我真是可憐，現在是寒家可歸了！

誰之 你是因為欠了房租，給人牽騙去的嗎？

趙母 是的。我們倒不是存心要欠租，實在是沒有錢，沒有辦法。要是你們不把我的兒子

關起來，我們也不會欠他們的房租的。現在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裏還有錢來付房租

人獸之間

呢？

誰之 這可不能說爲欠租的理由。

趙母 趙陶的那個傢伙，真不是東西……

讓之 你好好的說，不要罵人。

趙母 姓陶的那個傢伙……哦，姓陶的不知道把甚麼東西倒在我們的河裏，使我們的牲

口，喝了都病的病，死的死了！一隻羊要賣不少錢，我們是全靠賣牲口過生活的。所以我特地跑來請余憲們趕快去禁止他，用法律去禁止他！

誰之 原來你是來打官司的，老婆婆，我勸你不要萬不得已的時候，還是不要打官司的好。因為打官司實在是勞命傷財，還有一點好處的。

趙母 這爲甚麼？難道法律也是阻礙那些有錢有勢的嗎？

讓之 這倒不，法律是最平等的，它維護人權的權利，維護社會的安寧。

趙母 那麼，我就請求你們馬上去懲罰那個姓陶的。

誰之 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麼簡單，你最好先去報警一個警察。

趙母 報告警察嗎？

誰之 警察可 給不讀書，你河裏的水可就是被人毒斃了。

趙母 這也不用警察來證明啊！只要不是瞎子，誰都看得出來的。

誰之 這是法律上的手續。

趙母 那麼，還有別的手續嗎？

趙母 別說，你這得去請一個律師給寫個狀子。

趙母 我沒有錢請律師怎麼辦？

趙母 你聽我說完了再說。被告，就是你要告的那個人，他也可以請律師出庭替他辯護的。

趙母 他害了我們，還有理由嗎？

趙母 法律對於你們兩方面所提出的理由，都是一樣看待的，有時候，我們爲了與白鳳相

趙母 趙母，你這個人去國破家亡。

趙母 趙母，你這個人去國破家亡。

趙母 打官司本來是一件又耗時間又花錢的事。所以，我勸你還是吃點虧算了。

趙母 國家的法律難道還要錢嗎？

趙母 不是，法律是不要錢的；可是要達到法律的効力，是要錢的了。

趙母 那國費給錢？

趙母 你得給，姓陶的也得給。

趙母 姓陶的有錢，他不在乎。我們可給他害夠了，飯都沒有吃，那裏還有錢來同他打官

人獸之間

河。

誰之 誰你倒不必發愁，我們會有律師替來辯護的，你不用出一個錢。

趙母 辯誰住嗎？

誰之 怎麼說不住。

趙母 誰這得這麼大的年紀，還第一次聽說，天底下有這種好人，給你幫忙，又不拿你一

個錢？（稍停）法官，大約要多少時候？

誰之 誰他姓陶的提出辯護的話，這大約要一兩年吧。

趙母 誰怎麼說，我們窮人做一天吃一天的，那兒有這許多閒功夫來同他打官司呢？我

不懂，我們受了人家的欺侮，反轉沒有道場了。

誰之 只有道理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抓住的是法律上的條文！

趙母 誰懂了，我懂了！原來法律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窮人活該倒霉，活該受人欺侮的！

算了，我也不爭這一口氣了，讓他們算了！

誰之 老婆婆，你也不用着急。你要知道，法律是絕對平等的。你可以到法院裏

來告他，我們就會依法逮捕他的。

趙母 我告了他，你們還不是不理。他現在恨透了我，所以把我們趕了出來，叫我們沒有

地方住，好出他的氣！姓陶的存着這種良心，我看一輩子也好不了！

謙之

（驚慌地）

趙母

他還是那副老名，倒倒就倒倒！

謙之

（指）說，他是個！

趙母

他是萬士運的什麼親戚，一個！是倒倒！

謙之

你先回去，回去以後你想想辦法。

趙母

謝謝你，法官老爺。（稍停）那麼我到廊子裏去等我的孩子了。他沒有犯罪，今天

也會會我的。（嘴裏咕咕着出去）

（江警廳官進來）

謙之

案犯完了！

齊記

還沒有，願律師今天真是大費氣力，替趙福根辯護得更好了！

謙之

你看，趙福根有希望放嗎？

齊記

大概不成問題。（鄭重其事地）吳法官，你不知道吧？

謙之

甚麼事，你這有大驚小怪的？

齊記

南京司法院的金科長來了！

謙之

他來有甚麼事？

齊記

他是到了吳法官家來的。吳法官，他還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入獄之間

八

謙之 一個好消息！

書記 聽說有人要調到市法院去當甚麼長。

謙之 我們這裏嗎？

書記 (點頭) 哦，是的。

謙之 我怎麼沒有聽說。不會的，這一定是謠言。

書記 吳法官，千真萬確的。

謙之 你別說是誰？

書記 爲什麼？

謙之 不會是何國棟吧？

書記 不會是他。最近野村的案子，上面還不高興他呢。

謙之 那還有誰呢？

書記 您猜不到嗎？

謙之 我猜不到，你知道是誰？

書記 是曹……曹檢察官！

謙之 誰告訴你的？

書記 剛才金科長叫我請曹檢察官不要走開，說有要緊事情同他說，這還有錯的嗎？

謙之 這也不見得一定是關於調升他的事啊。

書記 決沒有錯！我可以拿我的腦袋向你打賭！

謙之 得了，我看你還是留着它吃飯吧！

（王夫人紅着臉陪進來）

謙之 啊，您怎麼哭了？王太太，是王太太欺侮您嗎？回頭我找她！

王妻 （破涕為笑）您真開玩笑！吳法官，顧律師替被告辯護得真好。他說被告不是凶手，沒有一點嫌疑，完全是冤枉的。吳法官，您知道的，我這個人，心最軟，那怕踩死了一隻螞蟻，也要心痛幾天。我聽了顧律師的一番辯論，真是說不出的難過！（用手拭着眼睛）

謙之 是啊，王太太真是誠心慳不過的，不過對王推事倒是一個例外。

王妻 （撇嘴）不聽您說，您總是沒有好說的！

謙之 啊，這次說好的。王太太，被告您還有敢的希望嗎？

王妻 八九不離十，我看一定會放的。

（何夫人進來）

何妻 王太太，顧律師說不錯，這顧熱心，真是難得的。有的律師，他拿了你的錢，還

不給你好好辯白呢！

人獸之間

謙之 何太太，您這話，說得準，得放了。

何妻 放了也好，兩個甯可放了一個惡人，不要冤枉一個好人！

（王吉人匆匆進來）

吉人 我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謙之 我知道，金科長來了。

吉人 這不用您說。

謙之 他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有人要升官了！

吉人 您怎麼知道的？

謙之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的情報不錯吧？

吉人 算日本人瞎了眼睛，不該您去當情報部的部！

謙之 您別小看我，咱家我還願意給日本人當差使呢！

吉人 我問您，這消息是從那兒來的？

謙之 「專闢機密」，別不起，這可不能告訴您！

王妻 吳法官，這也賣關子。您怕不知道是誰呢。

謙之 我怎麼不知道。告訴您，您得請一次客！

王妻 老是要人家請客，您倒不請人家吃一次。

讓之 那麼我還是告訴你吧，也不要你們請，算是我請你們的。

王妻 你的錢盤倒打得真精，偏不要您呢！

讓之 「君子一言既出，驢馬難追」。我告訴你們；曹檢察官要升官了！

王妻 瞎說，我不信！

讓之 要不要咱們再賭上一桌鴻席！

吉人 （垂頭喪氣地）曹檢察官要升官了！

王妻 真是氣人！吉人，我給你活動了這久，看起來錢是白花的了！

吉人 你別丟人吧！

王妻 說說要鬆鬆緊，太太給自己的丈夫活動做官，也不是丟人的事！

（刑庭長傀儡似的進來；他穿着偽組織的法官制服，寬袍大袖的）

審長 你們看見金科長來了沒有？

讓之 審判長，您有事要找他？

審長 沒有甚麼事。……啊，今天旁聽的人多極了！

讓之 聽說有一家日本報館還派了一個記者來呢。

審長 是嗎？

讓之 審判長，就是那個戴鴨舌帽子，站在被告背後的。

審長 哦，我想起來了！是不長得瘦短胖胖的那一個？

審記 正是他，一點不錯。

審長 該死，你怎麼不早告訴我！你也不給他找個椅子坐，讓他站着，該死該死！……你馬上替我去打個照呼，……你忙甚麼，我還沒有說完，你就跑。……你去給他找一個好的坐位，再請來了沒有？……去，快去！

審記 審判長，是。（走）

審長 江審判官，還有審判官，一點去。（走，匆匆中碰了王夫人一下。）對不起，王太太。

王妻 審判長，您怎麼審氣！（縮笑）

審長 （審判長提着袍子匆匆出去，江審判官緊跟。）
一個日本浪人比咱们的官兒都強！

王妻 這只怪我們自己不受氣，做他們的順民！

（曹檢察官翻翻地進來）

王妻 （迎上）曹檢察官，您來得正好。我要問您一件事，您知道嗎？

曹平 那一件事啊？

王妻 他來了。

政平 誰生了？

吉人 司法院的金君長來了。

政平 謝了，他是爲了野村的案子來的。

吉人 他還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政平 這新聞沒有聽過，甚麼消息？

吉人 我們這裏有人要齊宮了。您真的不知道嗎？

政平 齊宮的不知道。

王妻 (望了吉人一眼) 他倒什麼！……哦，尊像無常，你齊宮們中間，誰最有希望？

政平 這還用說，王太太，當然是王樣齊了。

王妻 別開玩笑，不是他！

政平 那麼我會猜不中了。

王妻 您再猜猜看吧！

政平 哦，我爲誰最有希望，誰都沒有希望。

王妻 誰向您猜我？您說說我越糊塗了。

政平 這還不知道？齊宮齊宮，誰最有希望，誰不活動，誰就沒有希望。

王妻 這最高的，王太太好比白娘是回孟海和何「口法」一樣，不誰的齊宮大！

（江齊記官匆匆，喘着說）

書記 金……金科長，到這兒來了！

（金科長一搖一擺地進來，大家肅立起迎）

科長 哈，辭館，不……：哦，野利這案子，到現在還沒有破案，董院長特地要兄弟來看看。哦，這案子，聽說今天開審，凶手已經捉到了，好極了！希望各位本着中日親善這個原則，趕快把那傢伙手判處死罪。同時，希望這類事件以後不再發生才好！

全體 是是：金科長。

科長 還有各位要明白：「在政府」能夠建立起來，是全靠大日本帝國在我們背後撐腰，所以，我們應該感謝日本人，服從日本人。哦，也許有人要責備我們，不應該向日本人屈膝投降。其實在是沒有了解我們。哦，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的目的。我們委曲求全的敷衍日本人，這是一種手段。哦，我們的目的，是要在東亞建立起真正的和平來！……

（「狗屁！狗屁！」從人羣中喊出）

科長 （用拳擊桌）誰，誰敢反對我的話！

（鳥雀無聲）

科長 你這都成了勁兒嗎？說啊！

（死一般的靜寂）

科長 好吧，我也不在。可你不學。別說你們，希望你們要處處覺悟，以後不准再有這種反目的思想！（聲色驟厲）誰說沒有？

全體 （小心翼翼地）是，是！

科長 你們別在我面前裝孫子！野村這件案子，趕快結束！

全體 是，是！

科長 曹政平曹檢察官是那一位？

政平 （行着九十度的鞠躬禮）金科長，鄙人就是。

科長 您呆一會兒，我有話同您說。

政平 是。金科長！（面有得意）

科長 你們還站着幹嗎？

王妻 （輕語其夫）這鬼東西的官運倒不壞！

吉人 這還不是他活動對了！

王妻 （生氣）你倒怪我！不拿鏡子照照你自己！（扯吉人出）

政平 （對江，輕聲地）你看我怎麼樣！

人獸之關

科長

(耳語)天官星風奇，非覺急步高升！

(低聲談話出去，室中只留金曹二人)

科長

曹檢察官，真有一件事問你說。

政平

請金科長吩咐。

科長

請坐。曹檢察官，你近來得意吧？

政平

沒有甚麼，金科長。

科長

有人說你在春遊舞場毆打警察，怕是謠言吧？

政平

(面色驟變)這……

科長

聽說你爲了一個日本舞女，同別人爭風吃醋，是不是。

政平

哦……

科長

不要眼明嘴的，說啊，我倒願意聽你的解釋呢！

政平

這是我私人的事件，我不想說甚麼。

科長

可是人家却拿了這件事說你行不檢點。

政平

做官的難道連跳舞都不准嗎？

科長

可是說沒有准你在公共場所，爭風吃醋，毆打警察啊。

政平

哦……

科長 聽說你在警察局長選留了。一個科長

政平 這真是我開到來的地方。

科長 可是你的職用在這地方，我是不會器重你的。哦，你從來為甚麼又器重你的真名姓呢？

政平 他倆太胡鬧了，要和我開玩笑，我當然不能不說了。

科長 你倒只會利用你的職位來開脫你的罪名。

政平 有些人還利用他們的職位來發回賄賂呢！

科長 少攻擊人家，說你自己的事吧。

政平 金科長板着上面的面孔說話，我想這是一句不說的好。

科長 那麼你就聽兄道弟的，你呀我呀的說也成！

政平 金科長，生理學家說：青年時代是人生最荒廢的一個時期。這種自然的現象，我們是應該加以原諒的。

科長 可惜我沒有研究過生理學，不是一個生理學家！

政平 那天晚上，我若不是給朋友多灌了幾杯酒，我也一定不會失去理智的。

科長 你倒把責任推到你朋友的身上。

政平 金科長，我對於這件事是很後悔的，你不能原諒我嗎？

科長 聽說我能原諒你；可是你身為法官，竟這樣不知自愛，你還能叫人家愛戴你嗎？接受你的審判嗎？

政平 金科長，儘打着官腔，我也只好忍著不說了。請你別再叫俸，降我的級好了！你倒說得容易，我這得做一個差呢！我看您還是自動辭職吧！

科長 謝謝您的道番好意，可是我決不辭職！

政平 決不辭職！

科長 哦，決不辭職！

政平 您不怕……

科長 我怕甚麼？

政平 有人要告你！

科長 告我，笑話。（站起）

政平 有人告你都不怕嗎？

科長 告我什麼了，我告政平決不是怕事的。我會請律師，我會替自己辯護，我怕甚麼呢！

！我得意一點，你們究竟量量我的職，願逐我出境吧！我是一個光棍，沒有老婆，沒有兒子，這怕甚麼？南京我有許多朋友，他們都是些花花公子，花天酒地慣的，

他們會瞧不起我嗎？不給我幫忙嗎？諾大一個世界，到處都可以混飯吃。

「沒有別話，空要死，就在這裏囉！」

科長：「可憐的人，不願好歹了！」

歐小：「我有點一病一病，真是很感激的。」

科長：「別，別！」

歐小：「別，別，科長。」（楊影而退）

王貴：「這，這，高士遠向老先生來會您。」

科長：「是。」

王貴：「好，好，高士遠老先生。」

科長：「是。」

王貴：「高士遠這來，見了老朋友間的打着招呼，金科長只把身子欠了一次。」

科長：「金科長，您，您，高士遠，高士遠知道您，小東洋常提您的。」

科長：「小東洋常提您的？」

科長：「我不知道。」

科長：「小東洋常提您的？」

科長：「我不知道。」

王貴：「小東洋是您們董院長的一個綽號，哦，我問他是親戚。」

人獸之間

校長（不極其地）親戚！

士進 俞君，你進來不是正給請一個差使嗎？

校長 您怎麼知道的？

士進 我不可能也猜得到的。（笑笑）

校長 您一定是不真洋一錢，董院長告訴您的。

士進 對，這件事您們來辦吧，除了您，董院長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全科長，

校長（聽了這話，沒有什麼話可說）

校長（聽了這話，沒有什麼話可說）

丁 您這件事不成問題，很有希望。如蒙有力幫的人從旁再給您催一催，包您就到手

校長 這話要聽，老老實實地說，在院長面前替我吹吹口氣！

士進 我不成，人微言輕，人微言輕！

校長 您太客氣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揖）

士進 那是不成，您太客氣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揖）

校長 那是不成，您太客氣了！

士進 那是不成，您太客氣了！

我這一次是專爲了野村這件案子來的。日本人很注意
快得使節問題多了，不得收拾。

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村這件案子
的動生……，我們除了千校百濟以外，再……

……是……！
……人。不妨打個天雷說說話。一汪成
……的時候，打倒別人，自己起來。
……給別人，……

事情……

檢察官嗎？

（見的……）

書記 哦，人倒不錯，精明能幹，少學老成，真是

科長 審判官留給他。金科長，公事下來了嗎？

書記 沒有，……

士遠 我們先……洋客應得好好的。
科長 好。

（金高二人知……）

王貴 （站在門口）

科長

(不甚信地)

士遠

金科長，您這會對我失信的。

科長

哦，您爲什麼外面有人告他行爲不檢。

士遠

我不回本待得不檢？

科長

您一定(在公事包內抽了一份文件出來)您請看這個。

士遠

(看了，一下)這也沒有甚麼。我都是趙李人，年青的時候，還不是一樣囑濁，鬧

科長

我玩女人嗎？再說這是一封普通的函件，不理算了。

科長

(拿掉)您看這兒，我們如果不到曹檢察院問此稿，陶關王他是不會甘心的，會正式

告他的。

士遠

這鬼東西，(有含蓄的一笑)

科長

您笑甚麼？

士遠

我忽兒想到一個辦法，面面俱到，不知道您以爲怎麼樣？

科長

倒請教。

士遠

我以爲您這把這件事情押起來算了。

科長

陶關王已經來催了幾次了，他一定不會答應的。

士遠

陶關王的事包在我的身上，我去給他說，一定答應。小東洋更不成問題。我們還是

照原定的計劃辦。

科長 這戶說：院裏的那個缺，仍舊給曹檢察官？

士 給他算了！

科長 這不是太便宜他了嗎？

士 瞧他那有向外變的，自己人當然要多照應一點。我認這個辦法沒有錯，不要說曹檢察官歡天喜地，就是陶團王在面子，也過得去。小東洋更不用提了，他是沒有不贊成的。這真是八面玲瓏，面面俱到，您看怎麼樣？您如果不放心的話，我同您一起見陶團王去。

科長 真好，我正好別的事情要找他。

（江審記官以為屋子裏沒有人，闖了進來）

審記 哦，金科長……

科長 審判完了沒有？

審記 沒有，首席檢察官在覆辯。

士 我們先去辦我們的事。

科長 好。

（金高二人匆匆下）

王貴 （站在門口）江審記官，庭上怎麼樣，有消息嗎？

獄之間

書記 快別要了，今天這齣戲真夠好看的了！

王貴 怎麼？

書記 好像貴客時節下雨，忽而晴，忽而雨，夠你瞧的了！

王貴 照您說，趙福根又成了囚手了？

書記 不錯，顧律師真不是老首屈臣察官的對手，他現在被沒得一句話都沒有。

（何夫人進來，王貴避去）

書記 何太太，何首席辦得真好，除了顧律師跟被告趙福根以外，一個滿堂紅，沒有一個

不辦好的。

何妻 是的。

書記 顧律師說剛才簡直成了兩個人了！他還在桌，頭都抬不起來，真是怪可憐的！

何妻 哦……

書記 何太太趙福根這個傢伙，越看越不是好東西！我幸虧聽了何首席的覆辯，不然倒上

了顧律師的當了。

何妻 是的。

書記 何首席的覆辯，使我太興奮了，嚇麻厥額，何太太。

何妻 沒有甚麼。

（審判長跪王書八處戲路跪來）

審判長 這一次我總可把凶手捉住了！……啊，何太太急趕進見，恭賀恭賀。

何妻 我沒有甚麼喜事啊，何首長。

審判長 何首席辦得那麼好，凶手有了着落，這還不該向您道賀嗎？

何妻 這是他的責任，也算不了甚麼。

審判長 他提出的證據，真是好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要說被告辭訴沒有回駁的餘地，就是

我們，也是長跪折腰，五體投地的。

吉人 這真是您辦得得好。

審判長 您以為這是何首席一個人的功勞。

何妻 這也算功勞，真是太慚愧了！

審判長 不過有一點，您可想不到，我們正要判決被告死罪的時候，何首席忽兒請求中止訊

問，這是甚麼道理？

何妻 還有他特別的緣故吧。

吉人 怕是病了！

審判長 好了好了！他來了！

（何妻懷裏撒心專地進來，江審判官這時「出去」）

人獸之間

何妻 國棟，你沒有病吧？

國棟 沒有病，淑！

審長 何首席，您這次的功勞真不小。

國棟 別提了，提了使我慚愧！

審長 您最後幾句話說得多麼有力量！

國棟 我記不起來了。

審長 這幾句話給我的印象最深。您說：「法官們，我們要記着我們的責任，

趕快用神聖的法律來懲罰這個凶手，這個危害社會秩序的凶手！」

吉人 審判長的那句話，我以為才是一針見血，徹到心處呢！

審長 您指的那一句？

吉人 您不是問被告：「聽着你在十號的早晨，就是對村被暗殺的那天早晨，宰了兩

牛，是嗎？」被告點頭說是的。您就說：「原來你是先練習練習，預備在晚上殺人

嗎？」被告的臉都給您衝紅了，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審長 他一定是賊胆心虛。何首席，我好像看見您對被告律師做了一個手勢，這是甚麼意

思？

國棟 我以為他還要辯護呢

審長 他們正要宣布被告死罪的時候，忽爲甚麼理由中止說辯？

國棟 因爲在說辯的時候，忽然有一件事把我鬧糊塗了。

審長 那一件事？

吉人 (同時) 那一件事？

國棟 (用手摸頭) 啊，我的頭漲極了！(坐下)

何妻 國棟，你怎麼啦？

審長 何太太，您不用着急。這我知道，每一個劊子手在他第一次殺人的時候，他的精神

總是興奮的，心緒總是不寧的。何首席今天還是第一次判人死罪，當然不能例外，以後次數多了，慢慢也就習慣了！

吉人 何首席對於他的職務，也未免太敏感了一點！

審長 大家別鬧他，讓他休息一下就好了。(預備出去)

國棟 (站入) 審判長，別走，全科長馬上就來。

審長 是您請他來的嗎？

國棟 是的。

何妻 國棟，我看你是壞了。我在外面等你，回頭你們談完了話，我再來。(下)

吉人 (對王太太) 這傻瓜，不知道又有些甚麼蠢動！

王妻 「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快跟我走！

（王吉人馴羊似的跟王太太下）

審長 何首席，您這樣心神不安，到底是爲了甚麼事？

國棟 回頭您就知道……

（金科長昂然而入）

科長 何首席，您說有要緊的事請對我說？

國棟 是的，我因爲做錯了一件事，想請示您。

科長 您做錯了一件甚麼事？

國棟 剛才我在覆辯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大堆的證據，都是有利的被告的。

科長 怎麼，野村這件案子，還有可疑的地方嗎？

國棟 可疑的地方多得呢！

科長 難道被告的律師他沒有研究過這件案子嗎？

國棟 當面研究過。

科長 那您還起心甚麼？

國棟 假使被告確是沒有罪呢？

科長 這是審判長的事您也不必費心！

國棟 不過，金科長，我這被告連根是無辜的，沒有罪的事。

科長 我不要聽這些廢話，你要說，你到法庭上去說好了！

國棟 是，金科長，我一定遵從您的指示辦。

科長 胡說，我指示你甚麼？

國棟 您叫我寫關於被告的報告，到法庭上去說。

科長 鬼才叫您這麼辦呢！怎麼您打那把被告放了嗎？

國棟 是的，我想這也一定會放的。

科長 胡說，我絕不贊成這麼辦。您倒真會做官，把責任往我的身上推！

國棟 我沒有把甚麼責任推到您身上去！

科長 還說沒有，您把被告放了，我回南京去怎麼說呢？

國棟 這又不關您的事，人家要攻擊應該攻擊我。

科長 到了那個時候，您不會說：「哦，這是金科長的意見，我請示過他的。」我這才說

了你的替死鬼啦！您看，我冤枉了您沒有？

國棟 您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我……

科長 您這種陰謀鬼計要是用在別人的頭上，我倒也贊成；可是用在我的頭上，我絕不

不原諒您！

國棟 金科長，我決不是一個替人利己、畏首畏尾的小人！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請放心好了！

審長 何首席，別去動兵！您不是這說被告有罪，要一判判他的死刑。

國棟 是的，可是，現在我要翻案，給被告說一句公道話，說他沒有

審長 這簡直是胡鬧，拿法律來開玩笑！

國棟 我這是維護法律的公正，法律的神聖，決不是胡鬧！

科長 翻案，不成！

審長 何首席，您這個怪念頭還是取消了把！您如果越發辦，我們全體都要挨罵！

國棟 我何國棟就生成這個硬脾氣，頭可斷志不可屈！誰都不能強迫我去做一件傷天

的事！

審長 您一定要翻案？

國棟 （堅決地）哦，我決不叫無辜的人受刑！沒有辜的人殺處死刑！

科長 您要注意，這是甚麼案子！

國棟 難道死了一個日本浪人，我們應該多丟兩個同胞來抵命嗎？

科長 你有理，你有理！反正不是我創毒，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可是一樣，你不要說是

我指示你的！

國棟 大夫光臨，請落座。敢作敢當，您請放心好了。
科長 那您甚麼時候能定案？

國棟 好，我馬上通知您。

科長 我們走，別請他多說了！

（金科長與審判長鎮氣而出）

國棟 去你們的，狗！

何妻 （進來）國棟你罵誰？看你的臉色多壞！

國棟 激，我難過，心裏難過極了！

何妻 你是爲了二判被告的死刑，心裏難過嗎？

國棟 是的。

何妻 被告殺了人，當該抵命，你也不用難過。

國棟 激，你也相信被告是凶手嗎？

何妻 我還不是聽了你剛才的覆辯，才相信他是凶手的。

國棟 可是我……

何妻 你怎麼樣？

國棟 可是我現在不相信他是凶手的了？

人獸之辨

何妻 這爲甚麼，國棟？

國棟 因爲我發現一大串的事實，都是有利於被告的。

何妻 被告律師他應該知道。

國棟 他疏忽了！

何妻 那麼這是不盡責任，不關你的事。

國棟 可是爲了正義，我不能不說。

何妻 被告，我看也不是一個好人。從前他曾吃過四次官司，這次他也很有嫌疑。你剛才提出的許多證據，證明他殺人，一點也不含糊。願律師是一個有名的仔細人，如果你真有一口湯子餵他，你早起來替被告辯護了。國棟，我不知道你還有些甚麼責任？

國棟 法官由責任我不知道；可是在做人的責任上，我應該起來維護正義，起來把有利於被告的事實說出來的。

何妻 這些事實，難道說，你以前都不知道的嗎？

國棟 我是有點知道的，可是我的眼睛被疑見蒙閉了。

何妻 成見！

國棟 是的，我同別人一樣，因爲趙福根以前犯過罪，疑心他這次也有關係。因此凡是

在於他的事實，我都放過了！

何妻 這實在是娶不成的！

何棟

我還自己安慰着自己說：「哦，這是殺害律師的事，不該我辦事，放，你這機會，卑鄙無恥到這步田地！」

何妻

也許他還不會到他的罪呢？

何棟

怎麼不會！

何妻

或者他們會減輕他的刑罰的。

何棟

不會的，不會的。你和我剛才多麼激烈，定要把他判他的死刑嗎？我萬萬不能辦了。太殘酷了！

我是不懂。你對甚麼長短呢？你也不懂嗎？我把我的罪狀都說完了吧！於開庭的時候，我已經滿臉的，很理智的。我這番虛假律師好好的替被告辯護。可是他後來成功了，全場都喝采了；我就非常的着急，覺得我的控告是失敗了，我的榮譽是毀滅了。一時我的忌妒心，就發了。感勝了我的理智。我就起三覆辯，把所有不利於被告的事實統統說了出來。……不瞞你說；在那個時候，我的心裏，那裏還有被告，還有公理，還有神聖的使命！我的心裏充滿了私約欲念，只想把被告律師毀到，把被告判決死罪！……

我的目的果然是達到了，被告的罪名也成立了，我的榮譽也挽回了；可是我的天良在這時卻發現了。我因此躊躇起來，不安起來！……淑，你清我也會成了這樣一個法官！

何妻 這樣的法官才多着呢！

國棟 我要保障人權，我要不顧一切的把被告從冤獄中搭救出來！

何妻 到，這是你應該做的吧！

書記 （進來）何首席，審判長叫我來問，甚麼時候再開庭。

國棟 馬上再開。

書記 好。（下）

國棟 淑，我要去爲正義奮鬥！

何妻 好極了，我祝你成功！

第四幕

景園第二幕。

距第三幕後約一小時。

幕啓時，台上空着，半晌，審判長同王吉人從走邊說地進來。

吉人 好了，好了，審判長，審判長，審判長！

審判長 真倒霉，今天這件案子鬧了這一個鐘頭！

吉人 您到無錫去，不會晚吧？

審判長 (看錶) 還早。

吉人 您這次到無錫去，不知道還有甚麼使命？

審判長 有甚麼使命，還不是伴辦個日本朋友去玩的。

吉人 審判長，不知道何首高登甚麼風，豈不是伴辦案，野村這件案子今天就可以結束

了。送一下我們可又立功蓋過

審判長 快別說了，幾起我就生氣！

吉人 這可不是好玩的，我們還是提提疑犯，放嫌疑犯，不把凶手交出來。日本人是不会

答應我們的。

人獸之劇

審長 何首席他不在乎，看他的本事吧！

吉人 這倒死心眼，總有一天會倒臺的。審判長，您也應該留神一點才好。

審長 我沒有關係，反正日本朋友會給我幫忙，我怕甚麼？

吉人 對，您這條路子，可說您走對了！……哦，您找甚麼？

審長 (找) 我找個牙刷刷牙服。

吉人 (遞給他一個牙刷) 您拿曹檢察官的用吧。

審長 好，我借用一下。(接過牙刷)

吉人 審判長，聽說金科長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您知道誰要升遷了？

審長 (笑笑) 哦，我不知道。誰呀？咱們東部沒有份兒，您也……

吉人 真的嗎？聽您這話，誰呀？

審長 (對曹科長) 聽曹科長說，全是他的。

吉人 還有個新名詞，叫做「代用品」！

審長 對了，聽說日本近來原料缺乏，一切都用「代用品」了！

吉人 審判長，他們都說曹檢察官這次很有希望，您看怎麼樣？

(假國棟推門進來)

國棟 啊，你們都在這裏呢！

審長

啊，何首席，您來了。法庭上要對無錫去，在請兒取捨收拾。……哈，我的司馬克呢？（吉人幫幫我）我明明放在這兒的，誰拿動了？王檢察，您看見沒有？

吉人

我好像看見過放在這兒的。

審長

（我着了）啊，查獲了，不用了。何首席，您怎麼想，很痛快吧？

國棟

是的，我今天總算做了一件愉快的事。要麼這禍根給冤枉了，發判了死罪，我才不

慶長

現在您也不用不安了，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國棟

是的，正義是可以戰勝一切的！

審長

可是請又誰回來了，如燒燬福祿真是凶手呢

國棟

那也沒有甚麼，我們甯可放走十個有罪的人，不應該去懲罰一個沒有罪的人！

慶長

您倒是一付婆婆心腸！告訴您吧，這種心腸是不應當法官的。

國棟

難道當法官的都應該換上一付鐵石心腸嗎？

審長

哦！（點頭）我們不應該感情用事，我們應該絕對理智！

國棟

所以您一點同情心都沒有，看見別人受苦，還若無其事的樣子！

慶長

別聽他！

國棟

這簡直是卑鄙！殘酷！無恥！

審長 您罵那一個？

國棟 您不要多心，我不是罵您。要罵的話，我們三個人都有份兒！

吉人 好好的扯到我的頭上來。你們多談一會吧，我不想奉陪了！（對着出去）

審長 何首席，（脫袍子）您說話太衝了，我勸您以後還得好好的修養修養。

國棟 謝謝您的勸告，審判長。我如果把心裏要說的話，毫無顧忌的都說出來，恐怕您

了更會不高興呢！

審長 怎麼，您是故意鬧我過不去嗎？

國棟 審判長，您這太生氣。我不過是覺得他們可憐罷了！

審長 （刷衣）可憐！趙盾根本不是放了，這可憐甚麼？難道我們還得賠償他的損失嗎？

國棟 是的，他是放了；可是，他一生的幸福，可完全害在我手裏了！

審長 害在我們的手裏，怎麼講？

國棟 這並且是您的錯處，還應該負責的。

審長 （訝異地）我無要問個明白，我有甚麼錯處？

國棟 五條做錯了事，自己還不知道。

審長 我做錯了甚麼事？

國棟 那，人是臺灣人負責的。你不應該把趙王氏在上海失身和她吃官司的事情，告訴他。

羅傑的。

警長 (大笑) 這道是甚麼，鬼來修是這一件事，哈哈；何首席，豈不說得透徹了，

您就相信這道根早先不公道這件事情嗎？

國棟 不您多麼粗心！您剛才提起這件事情的時候，這道道的確包裏要細看。如果他早知道

這件事情的說，當然不會這樣驚異的了。

警長 我認爲也太細心了，太看得起他個了。包們都是些粗人，是沒有這些細巧手段的！

(將袍子疊好，放在公報度包裏面，仍是笑着)

國棟 難道他們不是人嗎？他們多同我同一樣，餓了要吃，渴了要飲，高興了會笑，委曲

了會哭的啊！

警長 照您說，越窮越老婆的早，豈不是不應該問的了？

國棟 這我不知道。

警長 那麼這是法律的不是了！按法律我是應該把事實的真相弄明白的。何首席，我真不

懂您在幹些甚麼。您不但沒有盡你的責任，您反而竟敢攻擊着職權的法律。我同

心無愧，我是盡了我在法律上的責任的。

國棟 法律！

警長 哦！

人獸之間

顧棟 不管甚麼人，不管他有罪沒有罪，只要我們認為他有嫌疑，就可以抓來審問，關他起來。這是太沒有道理了！再說趙王氏的事吧，她在十年前就受過法律的懲罰了。我們爲甚麼還是不放鬆她呢，翻她的過去呢？難道法律對於犯過罪的人，永遠不寬恕他嗎？永遠不准他改過自新嗎？如果法律真是這樣，那麼法律是太殘忍了，太合理了！

審長 您以爲法律還有缺點的話，您儘可以去活動一個立法委員來做做。

顧棟 到了那個時候，我還是跟大衆一樣，不會行動。做官一面，再也不會留心這些問題了。

審長 請到做官，您最好先去跟曹檢察官學學。

顧棟 跟曹檢察官學。

審長 是啊，他馬上要升遷了，這是一步登天！

顧棟 他是甚麼東西！土豪劣紳的走狗！

審長 罵高士遠老先生嗎？我可不能應你的！他是醫院裏的一節親戚！

顧棟 怎麼，您想巴結他？

審長 看您還做官，連這一點做官的常識都沒有。他們現在正在風頭上，您得罪他們，這方便宜嗎？（到門口去喊）王貴王貴！（王貴進來）王貴，我就要拜奉站去，你把

皮包去交給車夫。(王貫頂過皮包，下)何首勝，聽不聽國話？人生還不過是一場
做日本八

國話
國話
國話
國話
國話
國話
國話

何首勝，聽不聽國話？人生還不過是一場做日本八
到裏面來坐，您好在聽話？
好聽您會講國話吧。
還拜他的新婆，我也派人去拜他，讓他在這裏也好有個照
很好。
何首勝，您知道嗎？趙福根的老婆這不能放。
爲甚麼？
因爲他得罪了一位法官。
人殺之賊

國棟 怎麼，她把曹檢察官得罪了嗎？

審記 是的，何首席。

國棟 我去 曹檢察官說，把她放了算了。

審記 太好了，太好了！

（何國棟下）

審記 （到門口去喊）趙福根，趙福根，你到裏面去坐好。

福根 （進來）謝謝您。

審記 恭喜恭喜！你馬上可以自由了。

福根 （痛苦地）在法律上說，我是自由了；可是在我個人幸福上說，我這是不幸的！

審記 我勸你也不必把你老婆的事情儘放在心上。想開一點吧！

福根 我是想不開的。我恨不得宰了她才痛快呢！她真會騙，騙了我整整的十年！

審記 十年前的事，你還提它幹嗎啊！她跟了你，規規矩矩的，總算不錯。這年頭是不同了。做丈夫的也只好張着一只眼睛，閉着一只眼睛，馬虎一點算了。

福根 我是生氣的舊賬，她同魏大少爺的事，您叫我怎麼受得住呢？

審記 福根，我是同情你的。我勸你想開一點，別這麼生氣，她總是你的老婆。

福根 是時。（稍停）哦，您能允許我的母親到這裏來，同我談幾句話嗎？

書記 可以的，就還在廊子裏嗎？

福根 是的。

書記 你等一等，我去叫他進來。

福根 多謝您！

（江出，一會兒，趙母進來）

福根 媽，您好吧，我們有三個月沒有見面了！

趙母 我的孩子，你瘦多了！（淚下）

福根 媽的頭髮也白了許多，兒子把您老人家害苦了！

趙母 這不能怪你，你又沒有犯法。

福根 媽，小福的娘……

趙母 你老婆的事，我都知道了，有人告訴我的。

福根 媽，您看聽多麼不要臉，當了這麼多人，她竟承認同魏家大少爺發生過肉體關係！

媽，您說我還肯臉見人嗎？我真恨我手裏沒有刀，我真斬了她才出我的氣呢！

媽，我要解除我的痛苦，我真想在庭上承認我是凶手算了！

趙母 那個日本鬼子又不是你暗殺的，你瘋了嗎？

福根 我要是不爲了媽，不爲了兩個孩子，我早就不能一切了！

人獸之間

趙母 孩子，你別這麼興奮了，安靜一點吧！

福根（關心地）媽，小福同玲玲在家裏都好嗎？

趙母 家，你不知道，我們早就沒有家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拭淚）

福根 怎麼，家裏又出了甚麼事？

趙母 錢那，要牲口也死光了！

福根（急）媽，媽？

趙母 媽，媽會騙你？

福根 怎麼死的？

趙母 阿關王這魔鬼，他害死的！我氣他不過，到法院裏去告他，……

福根 法院應該叫他賠償我們的損失！

趙母 法院才不呢！你以為法院會幫我們窮人的忙嗎？別做夢吧！阿關王現在是心滿意足

了，他因為坑害他，餓死了我，硬說我別住了房子不交錢，把我們趕走了！

福根 媽，你們現在住在甚麼地方？

趙母 暫時住在表舅的傢裏。這鬼地方，我真才不住了去了！自從你鬧了起來，誰都在我

背後罵的背後裝着鬼臉，看不起我們，當我們的糞土！

福根 天啊，我沒有犯罪嗎？已經這樣，要是真犯了罪，不知道人家會怎樣看待我們呢！

敗了！那這一個國體小夥沒有！

趙母：你難道不願不肯去上學嗎？

趙樹：不知道。

趙母：你這話聽得我心裏好煩。——你這回又幹什麼事！

趙樹：我這回是來學囚子的，他不一解解嗎？

趙母：這囚子的，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他氣得哭著回來；自從那一天起，他

趙樹：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母：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樹：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母：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樹：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母：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樹：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母：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樹：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趙母：他這學囚子，他真一個囚子，他這學囚子。

福根 爲甚麼要她去，她死了倒好呢！

趙母 要是小頑詞玲給問起她呢？

福根 他就說她死了算了！

（偽警引趙王氏進來）

警甲 你在這兒呆一會，江督記官馬上就來。

趙妻 是。

（警下，將門帶上）

福根 媽，我們就這麼辦，你先回去。

趙母 好，你甚麼時候回來？

福根 手續辦好了我就回來。你先回去收拾收拾，我們今天就動身，早一天走早一天脫離

苦海！

趙母 這個容易，我們現在是給他們弄得甚麼都沒有。你辦好了手續就回來，不要叫我

等久了。

福根 好，你先去吧！

（趙母下，她始終沒有看趙王氏一眼，好像沒有看見她似的）

趙妻 跪在她丈夫面前，淚下如注。福根，你原諒我吧！

福根 (走開) 鬼才原諒你呢！

趙妻 (張口去) 福根，你別這樣！我怕，我怕極了！

福根 好，那麼我愛你，我喜歡你！

趙妻 真的，福根！

福根 (掙開) 扯着我幹嗎？不要臉的東西！

趙妻 福根，我怎麼不要臉！

福根 要臉要臉！同魏家大少爺發生肉體關係，真不要臉，哼！我要斬了你了出我的氣呢！

趙妻 福根，你發誓了我吧！可是你要原諒我，不要恨我！

福根 不要臉的東西！我看你比一個娼妓都不如！

趙妻 福根，你罵吧，打吧，出出你的氣吧！

福根 我這麼真心真意的待你，你倒好，真有良心，叫我戴綠帽子！騙我！污辱我！

趙妻 真是冤枉死人了！我怕你痛苦，所以沒有敢告訴你，你想我有這勇氣嗎？我每次要

告訴你的時候，總是話到舌尖就縮住了。福根，你要明白，我全是爲你啊！

福根 得了吧，你這種甜言蜜語，我再也不上你的當了！

趙妻 真的，福根，我愛你，我能忍心叫你痛苦嗎？爲了一件不相干的事叫你痛苦嗎？

福根 你怎麼說，反正我也不相信你。

入獄之聞

趙妻

趙妻，你不要一個勁兒發着氣頭上的話，你也應該靜靜的想一想，我跟了你十年，你竟這末，你這一番，別的事對不起你？

趙妻

那，你……

趙妻

那，你這錢錢大少爺的帶，你這事做不知，看你這個人夠多麼壞！原來你的溫柔，賢惠，都是你作那副幌子，都是你欺騙我的手段！這算老天爺有眼，我趙福根也有一天，知道了你，別叫我後悔，天官爺……

趙妻

福根，你太使我痛苦了！

趙妻

那，你……

趙妻

那，你……

趙妻

那，你……

趙妻

那，你……

趙妻

那，你……

趙妻

那，你……

趙妻

那，你……

趙妻

那，你……

這表 顧根，記着十年的恩德，你就原諒我吧，寬恕我吧！

羅根 這是一輩子也不會寬恕你的！

趙妻 顧根，你愛我，你就應該原諒我，原諒我這一次！顧根，我並不是要讓你原諒我，

那樣愛我疼我，我只希望你不要拋棄我。無論你如何待我多麼壞，我總還有一個對

言的。我只求不離開你，不離開我的家，這就夠了！

顧根 你，我恨的緊，早就沒有了，破產了！這就怪你，你會帶顧水！

趙妻 顧根，你也不能因為我有一點 是，我說我甚麼都不是啊！我跟你十年，你倒說

說，我有那一點不對處，那一點不對你？就說我存心惡待的時候，有過一

不不聲的事，可是誰也怪不得我啊！何況十年來我那一天不在做過，不在懺悔。你

也應該原諒我，可憐我的！顧根，雞鴨一窩，嫁狗隨狗，我是限定你了！你縱使跑

到天邊，我也要跟你到天邊的！你真靜靜的想一想，不要再任性了。你家裏也不少

我一個人，其實你這裏正需要我這一個女人呢！顧根，小顧和玲玲不是還需要我去

看顧嗎？

顧根 你不配，不配！

趙妻 不配，我那一點不配，我那一點不配做他們的媽？

顧根 哦，你使他們丟臉，使他們在人面前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我現在警告你：以後不

准你看他們！

趙妻

（痛苦欲絕）天啊！我做了甚麼孽障，何苦把我的孩子弄去學！亂棍，這不行，你要我的命都可以，你可不能奪去我的孩子！孩子是我的心肝，我的性命，我的希望，我十月懷胎，吃盡了千辛萬苦，才領大他們回！我一生的希望都在他們的身上了，我怎麼也不能給他們的！

亂棍

你根本不配做他們的媽，不配，不配教養他們！

趙妻

我不配在甚麼地方，你說，你說不能說我吃過苦就不能不配，我不配，我會經半過監牢，可是我對於我的孩子，是沒有罪的，是盡了做母親的責任的。你說我不配做他們的母親，不配教養他們，我是死也不承認的！你想我的孩子奪去，我真不懂你是甚麼心腸。如果你是為了向我報復，好出你的氣，那你簡直是自私自利，卑鄙無恥，只顧你自己的痛快，不管你孩子的幸福，你還成一個父親嗎？亂棍，我並不怪你，我知道你說我不配做母親是氣頭上的話。因為我對於孩子，是否盡了責任，你心裏是很明白的，並且你還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我兩個女人，可以來替代我，來替我看護我們的孩子的！亂棍，我的話是完了，我的眼淚也乾了！我決不是求你可憐我，我是求你爲了我的孩子留着！你縱使不滿意我，你可不能遷怒於我們的孩子，使他們受苦啊！亂棍，你是好的，好好的想一想吧！

福根 (靜默片刻) 不，我決定同我的孩子到大後方去。

趙妻 我也跟你到後方去！

福根 成，你不能去！

趙妻 爲甚麼，我不是一中華民國的國民嗎？我要去，一定要去！

福根 去了也是白去，你不會找到我們的！

趙妻 除非你飛上天去，不然，我總會找到你們的！

福根 好吧，我把你的醜事，一情一節都告訴你的孩子，叫他們一輩子都恨着你！

趙妻 (跌坐椅上，心如刀割) 福根，你千萬不要這樣，我答應你，甚麼都答應你，我只

求你一件事，你不要把我在上海的事情告訴我的孩子！……

齊記 (進來，手裏拿着文件) 福根，你的手續辦好了，你在這上面蓋個印，你就恢復自

由了！

福根 謝謝您！(準備出去)

趙妻 福根，我還有話同你說。(福根走回) 福根，我真是心如刀割，難過極了！恐怕只有死才能解除我的痛苦的！我們十年的恩愛，想不到也有分手的一天！福根，你再

看我一次吧，好好的看我一次吧，從今以後，你……你再也不見小福的娘了！

(淚如雨下) 福根，我這樣犧牲，完全是爲了我的那個孩子！今天我才知道一個做

娘的心是很苦的！福根，你無論如何要成全我，不要讓孩子們知道我的事！

福根 好吧，你放心好了！

趙妻 福根，你得給我賭一個咒！

福根 我如敢把你的事對告訴我的孩子，天雷劈死我，炸彈炸死我！

趙妻 福根，還有一件事，我要你答應我。

福根 那一件事？

趙妻 你叫小福和小玲別再忘記他們的媽，常常惦念着他們可憐的媽！

福根 (含淚)我答應你。

趙妻 福根，我做媽的沒有一點東西留給他們，我真難過。你對他們說：我飛在他們，我

用最寶貴的性命祝福他們！

福根 好！……我走了！

趙妻 福根，你走吧，不要難過。保重你自己，好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以後我不在你身邊，你要自己當心，多吃些飯，多穿些衣服……(咽不成聲)

(趙福根跟江書勳官出來，曹家福正走進來，和江撞個滿懷)

曹家福 曹檢察官，您……您來了！(對福根，把文件給他，指門外說)福根，你跟他

去，他會領您去辦手續的。

曹家福 曹檢察官，您……您來了！(對福根，把文件給他，指門外說)福根，你跟他去，他會領您去辦手續的。

（道個根接過文件，本人似的出去）

曹檢察官，越福根的老婆在這兒。

政平：「她在這兒。何首席剛才向我說，要我放了她。她的狗運氣不壞，我升了官了。江書記官，我升了官了！我也不在這些小事上同她計較，打算放了她。」

曹：「是。曹……哦，您高升了，我應該……聲稱呼您？」

政平：「你趕快給我準備，我要到南京履新去！」

書記：「到南京去履新！金科長把任命狀帶來了嗎？」

政平：「沒有。」

書記：「上面有公事下來了。」

政平：「也沒有。」

曹檢察官：「既是任命狀和公事都沒有下來，我看還是不忙的好，現在的事情說說就變，內定的事情更靠不住。俗話說得好：『只有到了口的餛飩，才算吃定了。』您以為怎麼樣？」

政平：「你真是個死心眼！『打鐵要趁熱！』說幹就幹！日本人最拿不定主意，要是明天『汪政府』塌了台才冤枉呢！高士遠剛才向我說，『一切事情，他都給我弄舒齊了，只要我到南京去見見董院長，當面催一下。他媽的，事情就到手了！』」

人獸之間

大獸之問

齊記：高先生有這句話，就沒有錯。恭喜恭喜！我也想跟你去，請你老人家提拔提拔！
政平：媽吧！

齊記：這件……這人倒挺不錯的，請你也賞他一碗飯吃！

政平：你就愛多事，快給我滾開，請就要幸

齊記：是！（有聲有色地應着，去收拾文件）

政平：趙王氏，你知道我為甚麼要把你關起來？

趙妻：您說我剛趙根串通一起。

政平：你真是個糊塗蛋！老實告訴你吧，因為你罵我，侮辱我，我才把你關起來的。現在

你的運氣來了，我要到南京去做官了，只要你向這道歉，我也不計較你，馬上放

趙妻：你，我要跟你商量，請你勸勸我，請我

政平：你不要不識好歹，你再強，我就關你起來！

趙妻：謝天謝地，你儘管關我進來好了！

政平：我看你簡直瘋了！

趙妻：瘋了，我鑽不進麻瘋苦了！我現在是沒有丈夫，沒有孩子，沒有家，孤單單的只剩

下兩我起來，真是求之不得呢！（向曹注視）我以為，以為……

政平 你以爲甚麼？

趙妻 八一乎一吐地，我以爲我是不幸，我們一家的不幸，都是你一個人害的！

政平 我可不忍把你的丈夫殺了，你怎麼忍得？

趙妻 殺了，可要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所有的八門，都看不過我了！總們以爲我是一個

不對相的女人，一個下流的娼妓，不理我了，不要我了！法官，你恐怕沒有想到會有一個娼妓！

政平 這你不屑發誓。要是誰說了你的臟腑，你儘可以到去驗屍去告他，要他賠償你的損失！

趙妻 這太好了。我正因爲一個人說了我的壞話，說我在十年前失身，吃過官司，因此

丈夫不要我了！孩子看不起我了！身家名裂，夫離子散，都是他害的！害的！

政平 這個人是誰？

趙妻 他是一個法官！

政平 那你不告他！

趙妻 爲甚麼，因爲他是法官嗎？

政平 這倒不是，因爲這個法律！

趙妻 法律，這還是法律，簡直是狗屁！

政平 不要罵人，這不是你的家。江書記官，你去給她辦個手續，把她放了算了！

書記

是。（下）
我是一個婦道人家，沒有唸過書，不像你那樣精通法律，可是我比你更好得多。人性得多！一個沒有罪的人，給你害得家破人亡，身敗名裂，你是有責任的。所以我要你賠償我的損失，賠償我的孩子！

政平

笑話！法律並不欠你的！

趙妻

法律不欠我，那麼我就問你！

趙妻

法官是沒有責任的！所以甚麼事都讓你高興，究竟怎麼就怎麼。人家沒有罪，你可以說有罪；人家沒有嫌疑，你可以說有嫌疑。你去給你們密得夫離子輩，家敗人亡，你還說你沒有一點責任！你用法律來欺騙，也說你沒有責任；可是在正義的立場上說，我敢說你是有罪的！有責任的！我決不饒你，我要向你清算這筆重債！

政平

廢話，給我出去！（背過身去，披閱文件，表示不理不聽的樣子）

（趙王氏的眼中忽然一亮，給她看見了桌上的那把裁紙刀，她偷偷拿在手裏，遲疑地又放在原處）

趙雲

法官！這是我第二次向法庭！一被損失，我都不認低聲，不要你賠償，我只要求你把我的兩個孩子還了給我！（如痴如醉地說着）

政平

（仍背着她）還你的孩子，整話我欠你的！

趙雲

你怎麼不欠我！這筆血債，你是一輩子也還不清的，可憐我再也看不見我的孩子了！再也聽不見他們叫「媽媽」了！他們到那裏去了呢？死了嗎？是的，是你殺死的，殺死的！原來你是這樣一個「好」法官，使一個沒有罪的人成了囚犯！更一個賢妻良母，成了罪人！（利刀在手）你，你這狗，這個惡奴，我送你回老家去！

（她用刀猛刺曹青）

（曹大叫，倒地，掙扎，氣絕）

——幕，全劇完——

後 記

本劇是根據 F. Dreyer 的 *En Kæde med Hvide Bånd* (1875, 1876) 及法國劇家以爲最偉大的劇本 *Le Père de Famille* (1875) 作成的。他的劇本大都討論着各種問題，如：遺囑繼承 (Droit de Testament)，婚姻與家庭的不和諧，創世教育與科學的觀念；等等 (Les Banquetiers) 描寫淫蕩專制的反結果，表示人道的溫情的宗教；賽馬的結局 (Faut-il des Courses)，描寫斯博林的毒果，諷刺電國階級的消極享樂；代理者 (Les Rampol agents)，描寫巴黎經濟的「女子搶兒」以哺人兒，喚醒貧母扶養的天責；其他如歌邦法倫的三個女兒 (Les trois Filles de M. Topont)，其妻 (Le Domestique)，梅菲 (Les Aventures) 喜劇，都合於社會改革理想，以警馬戲教訓社會的。

(La Robe Rouge) 一劇，係描寫政治勢力的優渥法租，指譏政法的腐敗。著者以爲法律是死的條文，全靠人來運用它；不然，還不會有好的結果。像本劇裏的趙福根無辜受羈弄爲身敗名裂，家破人亡；這是誰的責任呢？誰去賠償他們的損失呢？同時，著者還提出一個「人的問題」，他以爲人類有自私的劣根性，是最容易墮落和作惡。人類固然，真是聞不容髮；誠如孟子所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這句話了。所以一切「好」的計劃、方畧，都往往因爲「人」的緣故，不能實施，實施得很糟了！祇有有周陳那樣公

這不阿的人，有時倒不至陷於自私，冤枉別人，何況那樣的八面鱗兒就不長多嗎呢？
這一點是寫得十分生動，潑辣和深刻的。

狄邦先生的三個女兒，梅毒，La Roba Raibbe等劇，英國均有譯本，在倫敦上演時，
空巷，頗受好評。La Roba Raibbe一劇，尤為讀者不朽之作，曾榮膺法國學院的褒

獎。
La Roba Raibbe一劇的情節，原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我把它「中國化」了，更適合
於我的演出。因為這劇本不獨在女面上改鑄了，而在內容上，就海國方面，也由
海上的波濤為極極的了。

歌之海一對於奸偽官場的腐敗情形，暴露無遺，同時對於拾遺棄的同胞們也有力
地描寫了一條正確的路，唯一的出路：不屈膝，不合作，不做順民，抗戰到底！

至於原著中優的技巧，精密結構，潑辣的對白，我儘儘可能的保留了；不過，人物
的性格，頗多變換，並且我把他個個地「中國化」了。

此外，我還添了一些「噱頭」，當然毫無損於劇情的「噱頭」。
編者民國卅一年兒童節於白沙園立編譯館。

有 所 權 版

人 歐 之 間

編 者 包 起 權

校 對 者 黃 士 華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重慶 香國寺西首

正 中 書 局

重慶 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 文化 服務 社

重慶 磁器口二十三號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十 月 初 版

元 五 價 實